春秋穀梁經傳補

春秋隱公經傳第一補注第一

傳曰春秋編年四時具而後爲年言春秋之名因乎四時也左傳杜預序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楊士勛疏曰春先於夏秋先於冬故舉春秋二字以包之春秋立名仲尼以往然矣今案孟子稱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而國語晉司馬侯云羊舌肸習於春秋楚申叔時論傅大子之法云敎之春秋孔穎達以爲乘檮杌者晉楚私立別號春秋是其大名汲冢瑣語有晉春秋則孔說是也又案墨子稱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又稱吾見百國春秋汲冢瑣語又有夏殷春秋知天子諸侯之史書皆名春秋也隱公惠公長庶子周公八世孫史記名息世本名息姑母聲子以平王四十九年卽位仲尼所脩謂之經穀梁所說謂之傳作傳時經與傳分經傳各十一卷漢以後合傳於經此隱公經傳總爲第一今以補注文繁增其卷數各別著之

穀梁漢書藝文志班固自注曰穀梁子魯人楊疏曰爲經作傳傳荀卿但穀梁子之名諸書不同桓譚新論應劭風俗通蔡邕正交論並云名赤王充論衡案書篇云穀梁寘阮孝緒七錄云名俶字元始顏師古藝文

志注云名喜未知誰得其實也

范氏集解 范氏名甯案晉書甯字武子順陽縣人爲豫章太守集解者范作注所題之名因其父汪之說博采諸家幷下己意又取其長子泰中子雍小子凱從弟邵之說故曰集解

鍾文烝詳補 皆題補曰以別於集解其經下論左氏公羊異字者題撰異曰也

元年春王正月 隱公之始年周王之正月也杜預曰凡人君即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補曰孔廣森曰古者諸侯分土而守分民而治有不純臣之義故各得紀元於其竟內孔氏不純臣之說本五經異義公羊說及白虎通其云各得紀元又左傳義也孔穎達引爾雅曰元始也正長也文烝案左傳曰王周正月謂建子月也月所以有建者相承謂斗杓所指揆逸周書周月云是月斗柄建子始昏北指也但恒星右旋有歲差虞夏與周已差一次至今差二次故祖沖之云月位稱建諒以氣之所本非謂斗指而藏震因據周髀北極璿機四游說之顧觀光又考而明之謂周髀者繪圖之法也其圖皆借象非實數也以黃赤二極聯爲一綫於此綫上距北極五度指一星以爲識命日北極璿機一晝夜左旋一周而過一度恒以冬至夜半

加子春分夜半加卯夏至夜半加午秋分夜半加酉十二月建之名因之加而起也范注用杜預者最多此以杜預日著於下其實上二何亦杜語

雖無事必舉正月

補曰玉篇曰雖詞兩設也疏曰此言無事直據正月無卽位之事非是適一時無事文烝案雜記曰過而舉君之諱鄭君注曰舉猶言也又史記載書湯誓稱亂爲舉亂士相見聘禮檀弓注並曰稱舉也則舉亦訓稱矣說文爯字爾雅偁字訓舉言

謹始也

謹君卽位之始補曰於文無卽位之事而當時實有其事不可全沒其實故空書正月以謹其始卽十一年傳云所以正隱是申足此義也莊閔僖之元年皆空書正月告以明其實卽位定之元年不空書正月則知其實未卽位矣不釋春者月繫於時則史之常文也夏正建寅殷建丑周建子孔穎達謂月改則春移是也不釋王者亦史之常文謂此建子之月乃周王之正月無他義也唯桓元年之書王有謹始之義與諸公不同故彼傳明之也公羊家及諸讖緯有五始之說謂元也春也王也正月也公卽位也此皆俗師增益誇飾經義不可援以說傳也凡傳言謹者皆謂詳其文以慎其事凡傳專釋經之取義如言謹則明君子修經取義於謹也春秋之書一言以蔽之楊雄謂說理莫辯者是也夫子言春秋以道義言其義則丘竊取之正是此意故穀梁子

釋經專明義理十一卷告同鄭君謂穀梁善於經啖助謂穀梁意深陸淳孫覺胡安國等謂穀梁最精密葉夢得謂穀梁所得多而李光地善承朱子之學其論春秋家曰穀梁尤好昔不易之言

公何以不言卽位

據文公言卽位稱曰左氏賈逵服虔注以爲隱莊閔僖四公皆實卽位孔子脩經乃有不書頗容亦以爲魯十二公國史盡書卽位也凡傳多設疑問辭自易文言傳已有此體

成公志也

成隱讓桓之志補曰注豫探下爲說志意也言成者桓弑而讓事不成特成之也杜預謂諸公不行卽位之禮者劉敞極辯之弑隱曰凡以不書卽位爲不行卽位之禮者非也杜氏以爲雖不卽君位而亦改元朝廟與民更始夫正君臣之位不可不有始卽位者正君位之始云爾位者命之天子承之始封之君非先君一人之位雖先君不有其終新君不可不有其始不卽君位於改元之初及其視朝將不正朝位乎苟繼故者視朝然後卽君位亦豈得無深痛不忍之情不廢改元朝廟與民更始而廢正百官非義也以桓之事考之左氏言討寪氏有死者是欲掩隱之見弑而不可方詐爲自掩之計以治斯獄使繼故不卽君位處人變者無敢或異一行其禮則爲忍於先君桓何所快於行卽位之禮而顯示國人以與聞乎弑哉用是言之春秋十二公皆行卽位之禮魯史記

皆書即位也君子脩春秋於隱不書者終隱之身自以爲攝不忘先君之志故書春王正月以存其事不書即位以表微於莊閔僖不書者繼故即君位經國之體不可以已也譏其位者宜有深痛之情異於繼正故書春王正月以存其事不書即位以見其情隱爲繼正之變文莊閔僖爲繼故之正例桓宜亦是繼故而書即位以莊閔僖之不書即位者比事類情是爲忍於先君是又繼故之變文也春秋始乎隱其事之值於變者三焉諸侯無再娶之文悲公失禮再娶嘗立桓爲大子然非隱所得而追議於先君也上卿爲攝主禮也居上卿之位攝行君之政生不稱公死不稱薨隱嗣爵改元非攝主此也繼世之君盡臣諸父兄弟隱既立而猶奉桓爲大子異於君臣之體者也魯之禍患公啟之也明乎嗣立即位之義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之閒其盡矣乎

焉成之補曰焉安也**言君之不取爲公也**言隱意不取爲魯君也公君也上言君下言公互辭補曰明隱雖行即位之禮而意不取爲魯之公卿未嘗即位也君公雖是互辭而公字是經書即位之文故必出於下**君之不取爲公何也**補曰據以下皆書公何得有不取爲公之義**將以讓桓也**補曰將俟桓長讓之自謂攝也**讓桓正乎曰不正**隱長桓幼補曰

不正者言君子之取義以爲不正也問春秋以讓桓爲正乎荅言不以爲正也下言善則其不正焉何也加一焉字意尤明也十一年傳曰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是即春秋不正隱讓之微文也正之訓是也定也直也中也善也古讀皆平聲如正月隱讓所以爲不正者下所云成父之惡廢兄弟之倫忘君父之命以行小惠其義多端而兄弟之倫爲主故注專以長幼言之

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

補曰疏曰此云春秋成人之美下云春秋貴義而不貴惠題言春秋者上廣稱春秋之理以明之下既以隱爲善又惡其不正恐人不信故亦言春秋也

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

不明讓者之善則取者之惡不顯補曰欲惡桓故善隱春秋懲惡而勸善也

其惡桓何也隱將讓而桓弒之則桓惡矣

補曰陸德明音義曰弒又作殺說詳後四年、

桓弒而隱讓則隱善矣

補曰桓惡而隱善故善隱以惡桓申足上意上言美下言善者朱子所謂善者美之實也

善則其不正焉何也

據善無不正

春秋貴義而不貴惠

愚謂私惠

信道而不信邪

信申字古今所共用補曰鄭君士相見禮

注曰古文伸作信儀行注曰信讀如屈伸
之仲假借字也韋昭國語注曰信古申字
孝子揚父之
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
補曰與子
通惠公以
再娶仲子之故嘗欲立桓爲世子公羊稱諸侯不再娶
明再娶亦妾也呂大圭曰仲子不得爲夫人則桓不得
爲適子故曰
非正也邪也
雖然旣勝其邪心以與隱矣
終歸之於隱
是以正道制
邪心補曰旣終也毛詩傳曰旣者終其事鄉飲酒禮注
旣卒也爾雅卒旣也義皆同惠公終不敢以仲子爲夫
人故終不立桓爲世子以隱是長庶故以與隱案左傳
隱母聲子爲繼室有謚桓母仲子雖再娶無謚是知桓
母但有手文之祥曰爲魯夫人惠終不以爲夫人明矣
公羊不知惠欲與桓後終與隱乃請桓以母貴當立諸
大夫以隱長權立隱隱爲桓立故欲反之桓開卷之初
便失事實左傳言隱立而奉桓言攝亦不明言惠之終
立隱而隱不宜爲攝蓋由魯子孫皆桓
之阮史書不盡其辭而左氏因之賊
已探先君之邪
志而遂以與桓
補曰已已隱也爾雅
曰探取也又曰試也
則是成父之惡也
補曰成
即揚也
兄弟天倫也
兄先弟後天之倫夫補曰兄弟兼
適兄弟庶兄弟言之公羊爾諸侯

壹聘九女謂夫人八妾也夫人之長子爲太子太子死則立其母弟是立適依兄弟之倫也八妾所生子遍以年長幼爲兄弟無太子適子則立庶子最長者一人是立庶亦依兄弟之倫也惠公元妃孟子早卒無太子諸侯適子隱以長庶爲兄宜立桓爲弟不宜立周制天子諸侯立子之法穀梁與左氏說同以後四年傳文十八年傳與此傳合觀之略可見又論之於彼二處

爲子受之父爲諸侯受之君

隱爲世子親受命於惠公爲魯君已受之於天王矣補曰左傳桓稱大子據始也此言爲子受之父據終也齊陽生正茶不正春秋不以陽生君茶猶以茶受命同之止君況隱乎

己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

弟先於兄是廢天倫私以國讓是忘君父補曰小惠非義也小道非道也邪也曰者目經意

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

補曰千乘之國大國也古書皆以千乘目大國千乘者賦也詩魯頌言魯制曰公車千乘毛傳曰大國之賦千乘陳奐疏曰此賦兵之車數也司馬法有二說一說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丘牛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一說云六尺爲步步百爲

畞畞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案前一說甸出一乘因是而推四甸爲縣出四乘四縣爲都出十六乘後一說成出一乘終出十乘同出百乘與漢書刑法志同井邑丘甸縣都出賦法通成終同出軍法說者混爲一制非也千乘亦行二說一說以一乘七十五人計之千乘有七萬五千人一說以一乘三十人計之千乘有三萬人出軍之千乘與出賦之千乘本自不同楚語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明不同也文烝案包咸論語注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何休公羊注亦曰十井共出兵車一乘公侯封方百里凡千乘伯四百九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其說又異又詩言公徒三萬鄭君箋以三萬爲三軍鄭志答臨碩以爲二軍鄭志是也說見襄十一年許愼五經異義曰公車千乘謂大總計地出軍也公徒三萬謂鄉遂兵數也

蹈道則未也

未履居正之道補曰二句又申小道義也疏曰伯夷叔齊及太伯等讓國史傳所善今隱讓國而云小道者伯夷爲世子其父尙存兄弟交讓而歸周父沒之後國人立其中子可謂求仁而得仁故以爲善

今隱公上奉天王之命下承其父之託百姓已歸四鄰所與苟探先君之邪心而陷父於不義開篡弒之原啟賊臣之路卒使公子翬乘釁而動自害其身故謂之小道至於太伯則越禮之高以興周室不可以常人難之文烝案疏說是也傳以成志之文著而不正之文徵故詳言以明之昔楚子發克蔡辭賞荀卿譏之曰反先王之道亂楚國之法抑卑其後世以爲私廉與傳論隱讓相似師徒之說可以互證後來惟柳宗元論董安于能得荀卿之意而傳所論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義衛爲贊大子之遺意也葉夢得曰三傳釋經各異穀梁之言近賢惟能察事之實所以能盡經之義家鉉翁曰此春秋垂世之法穀梁子得之孔門高第述之爲傳千古一大條貫也又曰穀梁之義無以加矣葉氏家氏所見甚是讓美則成之惠小則不正之此董仲舒所謂春秋常於其嫌得者見其不得而史記世家云春秋約其文辭而指傳司焉相如又以春秋義理繁茂比之林蔽卿開宗之章可見矣抑愚因以見穀梁文章之工隨輕重而曲直之所謂甚峻而可以屬其氣者蓋如此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眛邾附庸之國眛魯地補曰魯侯爵稱公者白虎通曰臣子之義心俱欲尊其君父故皆令臣子得稱其君爲公也尚書曰公曰嗟秦伯也詩云覃公維私覃子也禮大射經曰

公則釋獲大射者諸侯之禮伯子男皆在也孔穎達曰
五等皆稱公禮之常也注克寬曰燕禮大射儀聘禮五
等諸侯皆稱公而公食大夫禮又以名篇則謂君爲公
周之制也說又見僖五年注曲禮曰涖牲曰盟傳曰盟
閔之亦也何休曰于者於也凡以事定地者加于例以
地定事名不加于例范注諸說地名皆本杜預○撰異
曰邾公羊作鄭要終春秋皆然要力俱切鄭人語聲後
曰要或曰齊人語禮記檀弓同國語孟子諸書謂之鄭
眛从目从午本之末左氏作蔑案楚唐蔑亦作唐眛與
鄭穀蔑皆字明說文蔑勞目無精也眛目不明也二字
蓋古通眛以午未之未爲聲莫蓋切別有眛字以本末
之末爲聲莫達切目不正也非此字王引之以廣韻校
正說文玉篇考之詳矣諸稱二家與此異字皆據今本
并陸德明音義陸淳纂例其或與今本合乃各出之

及者何內爲志焉爾內謂魯也補曰公羊爾雅皆曰及與也及者期定於我而彼來曾我我及之也故曰內爲志是傳主而外客也用兵言及者亦然何休曰焉爾猶於是也

儀字也父猶傅也男子之美稱也傅師傅附庸之君未王命例稱名善其結信於爵故以字配之補曰注釋傅非也傅讀爲夫毛詩傳曰夫傅相也鄭君郊特牲注曰夫或爲傅明夫傅古通用士冠禮記章甫鄭以

爲表明丈夫又云甫或爲父古書甫父亦通用傳言父猶傅猶曰甫猶夫以其非本訓而義相近故言猶耳郊特牲曰夫也者夫也夫爲男子美稱故春秋時人名字多加父名或加夫也邾儀父左傳曰邾子克也案周有王子克字子儀楚闕克亦字子儀宋桓魋之臣曰子儀克盟會者所以繼好息民邾與魯最近爲好於魯春秋尤重之故不言邾克而言邾儀父左傳所謂貴之也注附庸三句本杜預**其不言邾子何也**據莊十六年邾子卒稱邾子**邾之上古微未爵命於周也**邾自此以上是附庸國補曰左傳曰未王命與此同詩魯頌曰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不日其盟渝也**日者所以謹信盟變故不日七年公伐邾是也補曰爾雅曰渝變也疏曰公盟皆日故知非例不日左氏惟大夫卒及日食以日月爲例自餘皆否此傳凡是書經皆有日月之例者以日月相承其事可悉史官記事必當具文豈有大聖脩撰而或詳或略故知無日者仲尼略之見褒貶耳文烝案春秋無事猶空書時月蓋本魯史舊文豈有例當具日月者而史反遺之後儒又以當日月而不日月者槩目爲史闕文不知夫子所據策書如夏五之屬者甚少傳惟於夏五言以遠傳疑不可悉從凡例也皆史有日君子以後之渝盟追去日者凡

春秋之文屬辭比事前後相顧彼此互明斯乃大聖制作之義非以爲史法也必以不日見之者隱之榆盟遠

在七年不去盟日無以顯之與定三年盟拔同義昔所以重盟約之信貴郱脩之好桓十七年盟趡哀二年盟

句繹則一二年間卽背盟好其爲惡事昭然易知故還依公大夫盟書日之常文而其義自見傳亦可不復發

文也

眛地名也

補曰公羊曰地期也疑此亦當爲期涉後文病邑名而誤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段有徒衆攻之爲害必深故謹而月之鄢鄭地補曰舊史凡殺世子毋弟告月君子改從時例志者益來告說見後三年○撰巽曰陸淳春秋纂例曰克公羊作勉案今公羊不作剋趙匡引汲冢紀年鄭莊公殺公子圣說文圣讀若兔鹿窟

克者何能也

補曰爾雅同

何

能也能殺也

補曰訓殺公羊同殺克也是亦同也爾雅曰剋勝也又曰勝傳合能殺二字以解克字依說文別有从力之勉古祇一字

何以不言殺

補曰據殺世子毋弟皆言殺

見段之

有徒衆也

言鄭伯能殺則邦人不能殺矣知段衆力彊盛雖國君能殺之補曰傳解克字非解鄭伯字注非也傳言段有徒衆變言克以見之即左傳得儁曰克之例所謂如二君故曰克者也凡傳解經言見者

皆謂經文所該使人望而可知是所以見之或言著者亦見也**段鄭伯弟也何以知其爲弟也**補曰知亦見也周秦之書多以知爲見左傳曰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呂氏春秋曰文侯不悅知於顏色經文雖隱皆有所見問何以見之**殺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爲弟也**母弟同母弟也目君謂稱鄭伯補曰目見也謂斥見之何休訓如此後皆同也君殺大夫公子則直稱國而不斥見君故目君則明其爲世子母弟不嫌段是世子者非所嫌也高尌然以爲大夫公子對國言弟世子對君言屬辭之審**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補曰何休曰貶猶損也文烝案凡言貶者皆謂有所卑損後儒泛以褒貶作美刺字解非也疏曰叔肸爲賢稱弟則不賢去弟乃是其常而云弗謂弟貶之也者天王殺其弟佞夫以無罪而稱弟令段不稱公子又不稱弟故云貶之又且相殺之例與尋常異故知去弟者貶之也文烝案傳解弗謂弟又稱弗謂公子者連類并言之**段失子弟之道矣**補曰失道故貶**賤段而甚鄭伯也**賤段謂不稱公子公弟甚鄭伯謂目君也補曰殺世子母弟以目君爲例者皆是甚其惡此亦從例**何甚**

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雍曰段恃寵驕恣彊足當國鄭伯不能防閑以禮教訓以道縱成其罪終致大辟經曰處心積思志欲殺弟補曰爾雅曰慮謀也思也墨子經曰慮求也雍注取左傳議失教爲設理固如此非傳意也傳但據殺弟言之處心積慮成於殺者即上文能殺之謂與殺佞夫言忍親言甚之正同譏失教之義自在其中矣于鄢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段奔走乃至于鄢去已遠矣鄭伯猶追殺之何以異於探其母懷中赤子而殺之乎君殺大夫例不地此地甚鄭伯之殺弟故謹其地補曰又以謹地見甚也然則爲鄭伯者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焉此蓋臣子之道所犯在己故可以申兄弟之恩補曰左傳周公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注首二句本公羊他處文案傳及公羊並以爲鄭伯殺段左傳曰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又曰不言出奔難之也杜預謂段實出奔而以克爲文明鄭伯志在於殺難言其奔杜意克亦是殺而事實是奔劉敞則以爲實見殺左氏誤也今考左傳五月之文在伐諸鄢之下與經似不合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宰官咺名仲字子宋姓也婦人以姓配字明不忘本因示不適同姓也妾子爲君賵當稱謚成風是也仲子乃孝公時卒故不稱謚平王新有幽王之亂遷於成周欲崇禮諸侯仲子早卒無由追賵故因惠公之喪而來賵之賵例時書月以謹其脫補曰天王義在莊三年傳注首二句公羊杜預語公羊又曰揭爲以官氏宰士也何休曰天子上士以名氏通中士以官錄下士略稱人孔廣森曰周禮冢宰之屬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左傳載晉聘周之辭曰歸時事于宰旅然則下士稱宰旅中士上士稱宰士也文烝案孔說得之服虔說左氏以爲宰夫而孔穎達引宰夫職曰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以爲既掌弔事或卽充使其說甚核但服孔依左傳以爲咺貶稱名本當稱字則必以下大夫四人當之不可通於宰士之說非也凡王臣不繫官繫官者唯宰宰者謂大宰卿也小宰中大夫也宰夫下大夫也上士也中士也說見僖九年何氏謂上士以名氏通不知宰夫之上士亦稱官也謂中士以官錄不知中士非屬宰夫者亦稱氏也唯謂下士略稱人當依用之謚宰旅亦同矣惠公史記名弗湟孝公稱子也仲子繫惠公猶成風繫僖公非夫人之辭也直言仲子成

風則夫人之辭也成風違禮有諡故稱諡仲子無諡故稱字汪言賵皆當稱諡非也仲字子姓五句本何休平王新有六句本鄭君釋廢疾見雜記正義鄭意謂經原其情故不如文五年之榮叔不言來耳傳例來者據公之辭言之者穫辭爾雅曰之閒也杜預曰歸者不反之辭何休曰言歸者與使有之辭天虵所生非一家之有有無當相通文烝案舊史歸則之屬皆月君子或略之

母以子氏

妾不得體君故以子為氏

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

補曰明以惠公氏也左氏公羊皆以仲子為桓公母謂兼歸二賵今穀粱獨異者疏曰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彼不先書成風明母以子氏直歸成風襚而已成風既是僖母此文正與彼同知是惠公母也鄭釋廢疾亦云若仲子是桓之母桓未為君則是惠公之妾天王何以賵之則惠公之母亦為仲子也鄭云亦為仲子者以左氏公羊言仲子桓母故也然則曾女得並稱伯姬叔姬宋女何為不得並稱仲子也文烝案疏申鄭確矣左氏公羊但知桓母為仲子而桓母仲子不見經者也桓母不知沒於何時卽沒於桓時而當時猶未敢立妾母為夫人史不得書薨書卒書葬故經無文也自成風以前妾母無為夫人者故隱母聲子桓母仲子閔母叔姜卒葬皆不見經也隱於妾祖母則考宮

以尊之彼三母者又無追尊之事焉箴引歸襚爲證公羊於彼亦誤以爲兼二襚

禮賵人之母則可賵人之妾則不可君子以其可辭受之

補曰不知天王爲是賵人母邪賵人妾邪君子受之謂是賵我惠公之仲子從其可辭也昔孟子受宋薛之餽金於宋將有遠行而辭曰餽贐於薛有戒心而辭曰爲兵餽皆以可受而受此能以春秋決事者矣凡言君子者謂脩春秋之君子也孔門或稱師爲君子故論語曰君子不以紺緅飾君子溫而厲也易詩書儀禮屢言君子蓋伊尹所謂君國子民是其本義而孔子對哀公言君子者人之成名又其轉義也凡傳解經多言辭經之取義皆以辭見故此曰可辭二年曰專行之辭三年曰內辭外辭此類不可悉數知其辭則知其義乃讀經之要法實脩經之本旨也辭之正字作詞依說文當作習習者意內而言外也

其志

補曰志記也凡傳言其志者猶公羊言何以書何休曰諸言何以書者問主書

不及事也

常事不書補曰荀子曰吉行五十奔喪百里賵賵及事禮之大也此不及事故志不及事者鄭云仲子早卒范云仲子乃孝公時卒是也鄭范特以傳云不及事意之耳惠立凡四十六年或卒在惠之世亦未可知矣時因惠公之喪賵仲子必賵惠公可知此年無葬惠公文

左傳謂十月庚申改葬又以賵惠公爲緩杜預以爲惠公葬在春秋前明惠公之賵亦不及事傳必以爲一賵非二則者賵諸侯自是恆事例所不志及事與否非所論也若然賵諸侯雖不及事不志賵諸侯之妾母雖及事亦志傳以妾母之義不易明不及事之義未著故就一邊言之也注言常事不書是也但以及事爲常事非也常事不書本公羊語依傳則當言恆言恆事不志傳言恆公羊言常傳言志公羊言書以恆爲常者避漢諱也公羊於田狩祭祀兩言常事不書此史例本爲恆事而經因之也傳於公出親迎言恆事不志此經改從恆事之例而傳特言之以包其餘也田狩祭祀之屬爲恆事全不志者也公出親迎之屬爲恆事雖志而略其文猶不志也推校全經一一可見

賵者何也乘馬曰賵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

四馬曰乘含口實補曰四馬者謂大夫以上至天子也士不備四士喪禮下篇公賵[元]纁東馬兩是也公羊曰車馬曰賵荀子作輿馬孔廣森引雜記諸侯相賵以乘黃大輅明亦得有車也衣者兼裳爲言衾被也士喪禮小斂絞衾祭服散衣凡十九稱大斂絞紟衾二君襚祭服散衣庶襚凡三十稱喪大記以爲大夫五十稱君百稱襚之多少無以言之貝水物古者以爲貨玉者蓋璧也飯以貝含以玉通言之皆曰含

雜記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此所謂飯用米貝傳不言米者米非所歸也周禮天子不飯貝而有飯玉鄭君曰碎玉以雜米白虎通則云天子飯以玉諸侯以珠大夫以碧士以貝也周禮有含玉鄭君謂柱左右藏及在口中者雜記諸侯相含執璧將命左傳陳子行使其徒具含玉又聲伯夢食瓊瑰為含象則大夫含兼珠玉矣錢者金幣之名以銅為之所以貿買物通財用故曰錢則先儒說泉布以為藏曰泉行曰布泉錢古今字但據周禮泉府鄭衆注云故書泉或作錢則疑錢為正字泉為假借字非取水泉義也何休曰賵猶襚也襚猶遺也賻猶助也案四句通釋經例荀子書略同又云玩好曰賵又云賻賵所以佐生也賵襚所以送死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及者何內卑者也宋人外卑者也

卑者謂非卿大夫也補曰韋昭國語注曰卑微也左氏劉歆賈逵說春秋之序三命以上乃書於經穎容以為再命稱人至劉敞則謂三命以名氏通再命名之一命略稱人案此皆無以言之凡非大夫皆曰卑者大夫即卿命大夫即命卿全傳所同注並言卿大夫非也此傳解及兼為內諸直書事者發例解宋人兼為列國盟會言人者發例也列國皆有大夫非大夫則稱人稱人則知是卑者此其常文猶內之直書其事諸小國本無大夫雖

大夫亦稱人亦是卑之楚之先無君無大夫不論君臣其常文皆稱人戎狄吳淮夷不論君臣其常文皆無人

卑者之盟不日

凡非卿大夫盟信之與不例不日補曰略之也傳發通例

宿邑名也

補曰此宿非國故辯之左傳後七年宋鄭盟于宿當是宿國耳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補曰何休曰月者爲下卒也例見下四年注案來朝時者經例也史例皆月何休又曰十言有二者起十下復有二非十中之二杜預釋例說有年有鸜鵒之等以十有一年十有一月爲此然則有與又異○異異曰祭邑字涉家穆天子傳說文皆作鄒

來者來朝也

補曰以不稱使而言來知是來朝

其弗謂朝何也賓內諸侯

天子畿內大夫有采地謂之賓內諸侯補曰文選注引尹更始曰天子以千里爲賓賓古縣宇爾雅曰侯君也王官各君其采地故亦稱諸侯雖爲諸侯不全爲國故書曰百里采二百里男邦明采無邦名散文或通言耳左傳周公之囻有祭有凡文之昭有毛聃原皆采地之名聃郇九年之南傳曰南氏姓也則凡采皆氏也孟子曰天子之卿受地覭侯大夫受地覭伯元士受地覭子男王制曰天子之三公之田覭公侯卿覭伯大夫覭子男元士覭附庸此言采地之制禮遭

曰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或云采取其邑之租稅不得有其土地人民或云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或訓爲供王事或訓種菜前二說近是國語晉文公屬百官大夫食邑士食田官宰食加周禮有賞田有加田有士田士田卽孟子王制之圭田三者又皆在采地外總之天子之上士以上皆有采地春秋稱氏者皆以采氏矣九年傳曰季字也則伯叔皆字也定十四年傳例曰天子之大夫不名明自下大夫以上皆不名與書卒者異例但公羊以渠伯糾爲下大夫則凡直稱伯叔季者當是上中大夫此祭伯蓋上大夫祭氏前有祭公謀父後又有祭公皆爲三公則此來朝者當爲卿卽是上大夫也經又有稱父稱子者穀梁公羊無明文以意測之稱子者上大夫稱父者遍上中歟

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

補曰言會以包朝聘

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

補曰與許也後皆同使人聘則不與使自來朝則弗與朝皆同意也春秋之義主於撥亂反正凡傳或言不正其云云或言非正也皆以明君子取義所在與讓桓不正同

聘弓鍭矢不出竟場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

聘遺所以結二國之好將彼我之意臣當稟命於君無私朝聘之道補曰疏曰糜信

云聘問也古者以弓矢相聘問文烝案若鄢陵之戰楚子使工尹襄問郤至以弓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是也爾雅曰金鏃翦羽謂之鍭孫炎曰金鏑斷羽使前重也考工記曰鍭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毛詩傳曰鍭矢參亭方言曰關西曰箭江淮謂之鍭又曰凡箭鍭廣長而薄鎌謂之錍郭璞謂鍭即今之錍箭也竟場者疏曰竟是疆界之名至此易主故謂之疆場文烝案詩曰疆場翼翼毛傳場畔也廣雅疆場限畔界也孔穎達謂田之疆畔至此易主名之爲場義與此同古祗作易字故周易陸續本喪羊于場諸家皆作易也周禮鄭家注說文昔曰脩脯也鄭君注曰薄析曰脯捶之而施薑桂曰鍛脩又曰脩段脯也脩與脯析言則異統言則同也每一脯爲一膱鄉射記曰膱長尺二寸一膱謂之一挺亦曰一朐束者十挺也凡物十曰束不行猶不出易字以便句耳檀弓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王引之曰玉篇貳並也左傳注貳敵也天子聘遺諸侯天子之臣亦聘遺諸侯則是與天子相比並相敵耦故謂之貳人臣不敢並於至尊故無外交故曰有至尊者不貳之也郊特牲曰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覿何爲乎諸侯之庭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正與此同義范注楊疏以不稟命自專爲貳禮記正義又解爲二心皆非其訓文烝案聘

遺器物比並至尊卽專命之事也六句申
言不得外交之義兼王臣及諸侯臣言

公子益師卒補曰孝公子衆父也何休曰公子者氏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案此不去氏義在後五年傳

大夫曰卒正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故錄其卒日以紀恩補曰許桂林曰正者言常理也常例也文悉案大夫日卒諸侯日卒傳皆曰正也又曰葬時正也日弒正卒也子卒日正也又他釋經每曰正也並悉同解而其事各異注前四句左傳晉屠蒯語

不日卒惡也罪故略之補曰疏曰益師之惡經傳無文益春秋前有其事廢信云益師不能防微杜漸使桓弒隱若益師能以正道輔隱則君無推國之意桓無篡弒之情所言亦無案據也文悉案此傳發通例也凡大夫書卒者公家皆有恩禮施焉而後史書於策晉荀盈卒未葬平公飲酒作樂而屠蒯諷諫知當時卿佐之喪君爲之變有常禮矣至君子脩經以日不日分別見義仍其舊而存日者爲正變其例而去日者爲惡而正與正惡與惡又各有別則又有賢之疏之文或并沒其卒皆據傳史而加損之若柔溺單伯之不卒則史所本無也

二年春凡年首月承於時時承於年文體相接春秋因書王以配之所以見王者上奉時承天而下統正萬

國之義然春秋記事有例時者若事在時例則時而不月月繼事未則月而不書王書王必旹上承春而下屬於月表年始事文其之先所以致恭而不顯者他皆放此唯桓有月無王以見不奉王法爾

公會戎于濳南蠻北狄東夷西戎皆氐羌之別種濳魯地會例時補曰曲禮曰諸侯相見於郤地曰會左傳曰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戎直以號舉者啖助曰凡戎狄舉號君臣同辭注南蠻二句本杜預杜元文曰戎狄夷蠻皆氐羌之別種也皆謂居中國若戎子駒支者杜此言甚當凡春秋之戎狄夷蠻皆在禹貢樣方九州之內非爾雅所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者也八統之內為四海四海之內為九州五服胡渭說禹貢曰古所謂中國者甸侯綏三服之地所謂四夷者要荒二服之地皆九州之內也所謂四海者九州之外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王者所不治也胡說是也舊史會皆具月○撰異曰陸淳纂例曰濳公羊作岑案今公羊不作岑書禹貢沱潛毛詩養魚之潛史記韓詩皆作涔

會者外為主焉爾補曰會者期定於彼而我往會彼故曰外為主是魯客而外主也凡會而復盟者如公及邾儀父盟于眛及宋人盟于宿此類皆內為志也若後文公會齊侯盟于艾之屬則外為主也會而不盟者此潛之屬皆外為主若是內為志文不得爾

及以會其書之則曰衛侯會公于沓鄭伯會公于棐邾子來會公傳發內為志外為主之例則用兵從例可知故四年伐鄭十一年入許皆不發傳

知者慮

察安審危補曰疏曰謂卿爲司徒主敎民察民之安危也

義者行

臨事能斷補曰疏曰謂卿為司馬司馬主斷制也

仁者守

衆之所歸守必堅固補曰疏曰謂卿為司空司空主守也文烝案慮行皆言出竟也守言守國也大戴禮虞戴德荀子書並云諸侯相見卿為介以其教士畢行使仁守又白虎通曰王者出一公以其屬守二公以其屬從毛詩傳曰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謂尹吉甫張仲也○仁者守之為守國爾論語仁能守之莊以涖之謂守官涖官也易繫辭傳何以守位曰仁語意亦同矣穀梁子諸言仁者皆朱子所謂愛之理也仁較深於愛矣如言仁妻愛子仁民愛物皆是若以心之德言則如左傳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晉臼季曰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管子書曾仲曰語曰非其所欲勿施於人仁也此類乃衆善之大名不可槩論

有此三者

然後可以出會

補曰言國有此三者之臣或從君出或留居國然後君可會諸侯春秋盟會雖多三者得人則題傳蓋引古書成文通爲凡會言其正法乃春秋文外之意

會戎危公也

無此

三者不可以會而況會戎乎補曰注非也此與上五句文意不相屬乃專附經志會戎意也以華會戎事有可危史有其文君子取其義也注誤連上為說疏申之曰人君之行二卿從一卿守然後可會中國之君桓公無三臣之策而出會齊侯身死於外故後桓十八年重起例明其不可是以此注云無此三臣不可以會而況會戎乎兼為桓公生此意楊氏說亦明暢其實非傳意也又曰此既危公而不月者徐邈云會戎難危有三臣之助不至於難故不月也文烝案范注既誤以無三臣為危徐尤失之戎而言會即為危矣不須復加月

夏五月莒人入向

入例時惡甚則日次惡則月他皆放此補曰左傳例曰弗地曰入公羊曰入者何得而不居也稱人者小國無師無大夫非君將則以稱人為常皆從微者之文皆是微之與下鄭人略有異也舊史入皆具月日

入者內弗受也

入無小大苟不以罪則義皆不可受補曰傳謂凡稱入者是內弗受之辭注非也言入則不以罪明矣

向我邑也

自魯而言故曰我也補曰左傳以此為向國杜預據漢志云沛國向縣古向國謂即譙國龍亢縣東南之向城於今為鳳陽府之懷遠縣地而莒為今沂州府之莒州相距且千里以蕞爾之邦懸師遠入事必不然顧炎武引于欽齊乘說以為沂州西南一百里之向

城鎮郎後篇城向盟向取向之向於今爲莒州地是矣呂大圭曰讀春秋之法經之所有則從經文烝案諸伐內邑直言伐我某鄙常文也言伐某鄙又言圍郚圍成變文也直言入向尤變文也其說見下舊史當先言伐某鄙後言入向

無侅帥師入極

二千五百人爲師補曰無侅公子展之孫師者衆之通名言師猶言軍如後世之言兵也范泥周禮人數非也說見襄十一年此事蒙上月○撰異曰侅左氏公羊作駭後同奇侅非常與駭聲義皆同也帥公羊作率終春秋皆然公羊於帥師字本皆作率師而唐石經公羊此作帥僖十五年作率以後率帥錯出皆由轉寫亂之

入者內弗受也極國也

諱滅同姓故變滅言入傳例曰滅國有三術中國日卑國月夷狄時極蓋卑國也內謂所入之國非獨魯也補曰疏曰內弗受復言之者恐內外不同故兩發以同之文烝案內滅皆諱言取此言入者蓋欲與入向進文說見下公羊入取並爲諱孔廣森以爲易曰取難曰入孔意以帥師爲文則不得但言取頗得其辭未盡其義也入向爲邑入極則爲國故傳特備文買逵說左氏以極爲戎邑非也舊史凡滅皆具日

苟焉以入人爲志者人亦入

之矣補曰此合上入向言之我欲入極則人亦入我向矣事在而志著全經推見至隱之教也志動而機
應此經觸類比事之旨也凡外來伐者皆言伐我某鄙
今特變言入向以惡茲義然則入極變取言入實為此
畹春秋亂世目睹干戈受師出師內事先見若同常文
無以寄義故因連交書人啟曰天道好還貪兵必死已
所不欲勿施於人乃治國之要道開端設戒餘從同矣
春秋以一心正萬心傳諸解經曰探邪志曰慮心積慮
曰以入人為志此類皆卓絕於左氏公羊之外呂祖謙曰史心史也記心記也

不稱氏者滅同姓貶也補曰公羊曰無駭者何展無駭也考左傳無駭死而後命為展氏則史本書無後不書展無後
但君子脩經大夫例稱氏左傳無駭之官司空也當追
氏之使經例前後書一今不追氏是知為滅同姓貶之
抑或左氏命族之文不可依用矣後漢書李固曰春秋
褒儀父以開義路貶無駭以閉利門案貶無侅郎所以
譏公也不從隱不斷大夫去氏者後卒從例則此處
稱氏無所嫌也滅同姓為伐本說具僖二十五年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傳例曰及者內為志焉爾唐魯地補曰唐蓋即下五年之
棠此與上會非一事也上是外為主會而不盟此是
內為志會而復盟與桓元年盟越同又論之於彼

九月紀履綸來逆女不親逆則例月重錄之親迎則例時補曰爾雅曰逆迎也注本何休○撰異曰履綸左氏作裂繻陸淳曰誤也

逆女親者也親者謂自逆之也補曰何休曰禮所以必親迎者所以示男先女也於廟者告本也夏后氏逆於庭殷人逆於堂周人逆於戶徐彥曰即書傳夏后氏逆於廟庭云云是也文烝案亦即詩齊風之俟著俟庭俟堂蓋齊魯韓三家義也著即戶三家作戶

使大夫非正也補曰非正故志之微者則不志諸侯來親迎亦志內出親迎則削史文不志告常例也

以國氏者爲其來交接於我故君子進之也傳例曰當國以國氏卑者以國氏進大夫以國氏國氏雖同而義各有當公子公孫纂君代位故去其氏族國氏以表其無禮齊無知之徒是也若庶姓微臣雖爲大夫不得爵命無代位之嫌既不書其氏族當知某國之臣故國氏以別之宋萬之倫是也履綸以名繫國著其奉國重命來爲君逆得接公行禮故以國氏重之成九年宋不書逆女以其逆者微今書履綸亦足知其非卑者公羊傳曰春秋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左氏舍族之例或厭以尊君或貶以著罪此傳隱公去即位以明讓莊公去即位以表繼弒文同而義異者甚衆故不可以一方求之補曰交

接於我者謂交接公也注論國氏之例非傳意也傳言爲其來交接於公故進之言紀履緰明從小國無大夫例也小國無大夫者雖是大夫皆直稱人與列國卑者同例若有不可不目言者則不氏而直以國氏亦與列國卑者同例履緰之進所謂不可不目言者也傳唯於曹莒言其無大夫以曹莒之列盟會文於許長於邾滕以下言曹莒則著小國該之故何休言紀無大夫最爲得旨而范乃以宋例紀謂履緰非卑者誤矣在紀則履緰非卑者故書之在春秋則履緰亦卑也故書之而以國氏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伯姬魯女補曰公羊杜預語也何休曰不稱公子者婦人外成不得獨繫父母文烝案女子許嫁則稱字見僖九年傳凡女子不以名行若曰與女簡璧則紀述之辭也曰君之妻棄則譏抑之辭也曰請使重見則親昵之辭也何休又曰書者父母恩錄之也禮男之將取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女之將嫁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內女歸例月恩錄之禮婦人謂嫁曰歸反曰來歸嫁而曰歸明外屬也反曰來歸明從外至反謂爲夫家所遣補曰左傳出曰來歸公羊大歸曰來歸從人者也補曰從者從其致命謂從夫也從夫故稱歸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

制於夫夫死從長子婦人不專行必有從也補曰此承上備言之也制於父制於夫亦從也喪服傳郊特牲大戴禮本命劉向列女鄒孟軻母魯之母師齊杞梁妻傳皆略同

伯姬歸于紀此其如專行之辭何也曰非專行也吾伯姬歸于紀故志之也補曰疏曰糜信云不稱使者似若專行也謂決魯夫人至并稱逆者此直云伯姬歸故問之下云吾伯姬歸故志之也明佗逆者不足錄故與內夫人至異也其不言使何也怪不言使履綸來逆女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言君不親迎而大夫來逆故曰微也既失其大不復稍明其細故不言使履綸也補曰逆女本無使道使則逆之道微矣故不足道此道言也稱也趙汸曰納幣使人禮也逆女使人非禮也非禮者禮無其文禮無其文而稱使是制禮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密莒地補曰不日例在後八年傳○撰異曰伯左氏作帛杜預以爲裂繻字案趙匡引汲冢紀年同此左氏謬而竹書因之也超氏曰左傳云魯故也竹書自是晉史亦依此文而書何哉明不足據

或曰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紀子以莒子爲伯而與之盟伯長也

補曰注伯長爾雅文古有東西二伯春秋時曰王官伯曰侯伯又一州之長爲牧亦曰伯伯即方伯也**或曰年同爵同故紀子以伯先也**年爵雖同紀子自以爲伯而先補曰此兩或曰與下八年異師並疑之傳亦並載之非以前說爲較長也傳於師所授無疑信皆存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夫人薨例日夫人曰薨從夫稱補曰論語曰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邦人稱之曰君夫人何休曰夫人以姓配號義與仲子同傳曰言夫人必以其氏姓何休又曰日者恩錄之公夫人皆同例也**夫人薨不地**夫人無出竟之事薨有常處補曰常處者小寢也說見莊三十二年**夫人者隱之妻也**補曰隱稱公故妻稱夫人隱雖將讓桓猶在君位妻之喪或降禮亦從正書之疏曰左氏以爲桓母仲子桓未爲君其母稱夫人是亂嫡庶也公羊以爲隱母則隱見爲君何以不書葬若以讓不書葬何爲書夫人子氏薨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隱弒賊不討故不書葬補曰君子去隱之葬因幷去其夫人之葬明亦非以爲史法哀十二年疏曰隱夫人從夫之讓故不書葬程子曰公在故不書葬於此見夫婦之義葉夢得曰書先薨不葬待君而後葬

周道也胡安國曰明順胡銓曰合葬襃洽曰葬禮未備諸說皆與注異於傳從君之義亦可通也不言薨言卒者傳便文左氏公羊解經皆以書不書立義此傳多言志少言書古人用字之例各有不同也

鄭人伐衛 傳例曰斬樹木壞宮室曰伐例時補曰注引傳例在後五年傳人微者也義在僖二十六年傳微者謂非卿將言將卑也稱人則將卑可知不稱師則師少亦可知是其常文也若將尊而亦稱人文以前則有之疏曰文承月下者日月自爲魯夫人薨文系案舊史伐皆具月君子略之從時例

三年春王二月 補曰何休以爲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正月三月夏正月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所以通三統漢律厤志述劉歆之言亦云春三月每月書王元之三統也今宜從上二年范注爲是漢儒說不可依用在夏殷皆是王正月耳既言二月三月則王爲周王明矣孔穎達已有是論

己巳日有食之 杜預曰日行遲一歲一周天月行疾一月一周天一歲凡十二交會然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唯正陽之月君子忌之故有伐鼓用幣之事宗廟易傳曰日者陽之精人君之象驕溢專明爲陰所侵則有日食之災不救必有篡臣之萌其救也君懷

謙虛下賢受諫任德日食之災爲消也補曰大戴禮誥志孔子曰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孛漢書天文志古人有言曰天下太平五星循度亡有逆行日不食朔月不食望唐書曆志一行之言曰小雅十月之交朔月辛卯虞劇以曆推之在幽王六年開元曆定交分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九入食限加時在晝交會而食數之常也然而君子猶以爲變詩人悼之然則古之太平日不食星不孛蓋有之矣若過至未分月或變行而避之或五星潛在日下禦之而救之或涉交數淺或在陽曆陽盛陰微則不食或德之休明而有小眚焉則天爲之隱雖交而不食此四者皆德教之所由生也又曰黃初以來治曆者始課日食疏密及張子信而益詳劉焯張胄元之徒自負其術謂日月皆可以密率求是專於曆紀者也以戊寅麟德曆推春秋日食大最皆入食限於曆應食而春秋不書者尚多則日食必在交限其入限者不必食盡食開元十二年七月戊午朔於曆當食半强自交阯至朔方候之不食十三年十二月庚戌朔於曆當食太半時東封泰山還次梁宋開亦不食雖算術乖舛不宜如此然後知德之動天不候終日矣若因開元二食曲變交限而從之則差者益多又曰自開元治曆史官每歲校節氣中晷因檢加時小餘雖大數有常然亦與時推移每歲不等杜預云

日月動物不能不小有盈縮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有頻交而食者是也又日使日食皆不可以常數求則無以稽麻數之疏密若皆可以常數求則無以知政教之休咎文烝案大戴載三朝記漢志引古語後儒或疑之然而魯史所記悉本舊章聖人之經所以示警陳兵伐鼓古之遺型入門廢朝禮之明訓一行著論推校精詳大概得之故張洽深取之漢建安中太史上言正旦當日食劉卲以爲梓慎裨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記稱諸侯旅見天子及門不得終禮者四日食在一然則聖人垂制不爲變豫廢朝禮者或災消異伏或推術謬誤也若或善其言日竟不食此足與一行說相證矣堯舜禹時歷年多無日食左傳引夏書乃有辰不集房之事楊簡之言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幷哀十四年爲三十七而前漢二百一十二年日食五十三東漢而下轉益加數或一歲而三食大約世愈降則日食愈數此大運盛衰之候與其他災異不同趙汸之言也杜前謂唯正陽之月伐鼓用幣者本左氏說益未可據請日食皆爲記異通謂之災左傳晉士文伯論弭災之政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京房所論其意相近范於諸災異所引用易傳五行傳月令穀梁說及劉向許鄭等語頗甚用意以其有理皆當存之皆可不必探論具說於後九年傳○撰異曰食本亦作蝕後

同左氏同諸稱三家別本之異皆據陸德明音義

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

補曰凡食晦日者范以爲皆卽本月之晦故於宣十年十七年日食下更書日者並以爲閏月徐邈以爲皆是前月之晦疏引徐曰己巳爲二月晦則三月不得有庚戌明也宣十年四月丙辰十七年六月癸卯皆是前月之晦明也則此己巳正月晦也冠以二月者蓋交會之正必主於朔今雖未朔而食著之此月所以正其本亦猶成十七年十月壬申而繫之十一月也取前月之日而冠以後月故不得稱晦以其不得稱晦知非二月之晦也李廉曰徐說是也文烝案日食必在朔故一行曰日月合度謂之朔無所取之取之蝕也但當時日官日御失厤以爲前月之晦故君子書之後月以正之謂如此己巳食者乃二月也非正月也桓十七年十月食二日亦厤之失故不言其日而言朔謂此十月食者乃朔也非二日也莊十八年三月僖十五年五月皆食朔日之夜故不言日不言朔以明之也春秋之文簡而有法於此見爲當時所以有失厤者之蓋厤家有平朔有定朔自後漢劉洪乾象厤以前皆用平朔有大月之晦日已合辰者有承小月之後而合辰於二日者故或失之也君子正之卽定朔之理也凡日食三十六朔二十六晦七夜二二日一公羊併二日於朔以晦爲二日以夜爲晦穀戾壯頃長厤

推此已已乃二月朔又一行大衍[厤]推宣八年七月甲子朔日食長[厤]推宣十年四月丙辰朔是年閏五月大衍[厤]亦推四月丙辰大日食又長[厤]推宣十七年六月癸卯朔此四條皆合徐說

其曰有食之何也 補曰曰音聿

吐者外壞食者內壞 凡所吐出者其壞在外其所吞咽者壞入於內補曰疏曰壞字爲穀梁音者皆爲傷徐邈亦作傷槖信云齊魯之閒謂鑿地出土鼠作穴出土皆曰壞或當字從壞蓋如槖信之言也文悉案壞亦通

闕然不見其壞有食之者也 今日闕損而不知壞之所在此必有物食之

有內辭也或外辭也 邵曰食者內壞故曰內辭吐者外壞故曰外辭傳無外辭之文者蓋時無外壞也而曰或外辭者因事以明義例爾猶傳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亦無其事補曰邵注非也注以內辭指食外辭指吐吐非經所宜書也饉康之不書包於饑中亦非無其事也此二句蓋言有爲疑辭與或字同例但有之疑爲內辭其辭最微如日有食之是也或之疑爲外辭其辭較著如周易或躍在淵之類文言傳云或之者疑之也是也若通言之其義不異故周秦漢人之書有與或多同用管子曰或者何若然者也墨子曰或也者不

盡也若然不盡然內外辭得兼通也莊十八年傳曰一有一亡曰有有爲諸有字發例此則別爲一例故即經曰所無之或字分內外辭以明之內即上下文內字外非外壞之外

有食之者內於日也

內於日以賤不見於外補曰此申上內辭也韓非子曰日月暈圍於外其賊在內言之亦緩辭尊而詳之案詩小雅曰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明古人文例如此史記秦本紀厲共公三十四年日食昭襄王六年日食晝晦莊襄王三年四月日食凡日食三見六國表秦厲共公三十四年日食晝晦星見躁公八年六月日月食簡公五年日食惠公三年日食獻公三年日食晝晦十年日食十六年日食昭王六年日食晝晦莊襄王二年日食凡日食九見此十二文皆直書食不云有食之蓋據秦記舊文失魯史立文之法矣

其不言食之者何也

補曰疏曰不言食之者謂不書月食日文烝案焦贛易林比之萃曰圝圝白日爲月所食家人之小畜圝圝作杲杲

知其不可知知也

補曰末知字依今音讀去聲即爾雅說文智𣉻字墨子經曰知材也經說曰知也者所以知也而必知此今去聲字也又經篇及莊子並曰知接也經說曰知也者以其知過物而能貌之此今平聲字也論語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末知字亦音智爲是开

寶周易注引傳曰不求知知所不可知者智也王念孫以爲古書智慧之智或作知知識之知亦或作智據墨子以他處及管子呂氏春秋韓非子戰國策淮南子諸書有以智爲知者也二字音義互得通借疑其本無定字書殆不然矣何休以爲不言月食日者其形不可得而覩故疑言日有食之與傳義相發而說文則曰有不宜有也春秋傳曰日月有食之从月又聲其引經既衍月字其說又非也有爲不宜有益依放一有一乙之義而失之至以月食日爲有之本義則與知其不可知之義適相刺謬必非蒼頡作書之指矣許氏書往往有傳會字義穿鑿字形者不可不察○春秋書日食不書月食此史法之舊也案詩小雅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漢書天文志引詩傳曰月食非常也比之日食猶常也日食則不臧矣此足明陰陽尊卑之義齊履謙以爲常者謂常數時月食已有術可推故春秋不書夫安見古人必不能推日月食乎此言似是而非說又見襄

二十一年

三月庚戌天王崩平王也補曰史記名宜臼幽王太子或作宜咎日者蓋以明正傳於下諸侯發例天子當亦同矣王崩九皆日不書葬例在莊三年傳高曰崩梁山崩厚曰崩沙鹿崩補

曰墨子經曰厚有所大也**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補曰何休曰崩大毁壞之辭薨小毁壞之辭卒猶終也**其崩之何也**補曰問魯春秋何以崩天子**以其在民上故崩之**補曰史承赴書崩君子從而取義焉何休曰爲天下恩痛王者**其不名何也**補曰據諸侯卒名**大上故不名也**夫名者所以相別嫌居人之大在民之上故無所名補曰大上者最上之稱即上文在民上也天下一人故不必名又不敢斥名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文三年王子虎卒不日此日者錄其恩深也○撰異曰尹左氏作君以爲隱母聲子傷時曾問程伯子伯子曰聲子而書曰君氏是何義當以尹氏爲正**尹氏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不書官名疑其譏世卿補曰案譏世卿者公羊之義傳無是意也不書名者時魯人在周知其卒史因志之非彼來赴故略其名而君子仍之也或者君前臣名時嗣王當喪未君故不名也不稱尹子者褒內諸侯不得稱爵以卒劉卷卒亦不言劉子谷也傳言大夫當是上大夫上大夫者卿也尹氏爲卿故有世卿之說○公羊於尹氏齊崔氏並曰譏世卿世卿非禮於黑肱來奔曰大夫之義不得世五經異義載

公羊穀梁說卿大夫世則權并一姓妨塞賢路專政犯
君故經譏周尹氏齊崔氏也穀梁傳本無此意異義云
爾者穀梁家依放公羊爲之也左傳隱八年衆仲曰官
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異義載左氏說卿大夫得
世祿不得世位父爲大夫死子得食其故采如有賢才
則復升父故位也文孫案左氏與公羊有同有異而左
氏爲備言卿大夫不世位是其同也大戴禮千乘孔子
對哀公曰齊不世孟子述齊桓葵丘之命曰士無世官
皆其證也言子世父祿賢則世位又論世功官族是其
異也商書盤庚之誥曰世選爾勞予不絕爾善周易訟
六三曰食舊德許愼以爲爻位三爲三公二爲卿大夫
食舊德者謂食父故祿詩文王篇曰凡周之士不顯亦
世毛傳曰不世顯德乎士者世祿也鄭箋曰謂其臣有
光明之德者亦得世世在位重其功也又緇衣序曰美
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毛傳曰有德君子宜世居卿
士之位爲又干旄曰在浚之郊毛傳曰古者臣有大功
世其官邑又裳裳者華序曰古之仕者世祿刺幽王棄
賢者之類紹功臣之世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許愼以
爲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孟子曰文王之治岐也仕者
世祿又曰所謂故國者有世臣之謂也此類皆左氏之
證也公羊不言得世祿與否而王制曰內諸侯祿外諸
侯嗣又曰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又曰諸侯之大

夫不世爵祿益謂天子之大夫但得世祿諸侯之大夫并祿不世疑公羊意亦相同是一偏之說也大氏古者官人之法本與封建相輔故子得世父祿賢則并世位其有大功德者則世世在位所以差別取舍賢聯邦家天子諸侯賢無異制溯大盤庚之誥則知周因於殷迨春秋以來尤唯貴戚世臣是賴雖以罪誅昔不絕世積貴所在人望有歸陳亮嘗言孟子以為故國必有世臣至於不得已而後使卑踰尊疏踰戚使人於君皆得魯季友叔肹齊高子之倫而用之則亦何厥於世臣而欲求天下特起之賢於不可知之際哉愚謂陳氏此論最為明通設以夫子為政於天下亦必仰稽前典附順時宜庶姓雖參世臣自在作經垂訓何轉致譏穀梁子解宋殺大夫言司馬為祖之位此正春秋不識世卿之驗而漢世穀梁家乃用公羊為說誣經并誣傳矣列國之獨秦無世臣沿及始皇而世國與世家並廢天下大勢於是一變學者習於後世情事則必以古制為疑傳既隱約三朝記等又不備故詳論焉公羊之書言母以子貴言大夫不世及國君九世猶可復讐之等皆秦人之法戰國之論也

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之也補曰不卒者經例因史例也經**於天子之崩為魯主故隱而卒之**隱猶痛也周禮大行人職曰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

之禮然則尹氏時在職而詔魯人之弔者補曰傳言爲魯之主公羊言諸侯之主文異意同此君子之取義也史亦有此意而傳不論史也辛卯與庚戌相去四十二日王喪既赴而魯弔四旬之內來往千里喪事尚急則然矣王子虎劉卷不日此以其新爲魯莊恩深故仍史文錄日所以盈隱文

秋武氏子來求賻天王使不正者月今無君不稱使故亦略而書時

武氏子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補曰左氏後五年傳尹氏武氏並稱武氏亦上大夫鄭

天子之大夫其稱武氏子何也浦曰何休曰据宰渠氏官仍叔不稱氏尹氏不稱子

未畢喪孤未爵平王之喪在殯補曰五五斷仁謂之畢喪三年問荀子書皆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謂是也孤謂新君未爵者未爵命公羊曰父卒子未命謂武氏子之父已沒亦新嗣爲大夫而新君未爵命之也未爵命不得稱其字故稱武氏子也任叔之子繫其父字此直言氏明其父已沒不得繫之既不錄父故不須加之爲綴辭詩言彼留之子易繫辭傳言頗氏之子彼等皆是便文非春秋文例

未爵使之非正也補曰使之已非正

其不言使何也據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稱使

無

君也桓王在喪未即位故曰無君補曰猶公羊云未君也未葬未踰年皆不稱王益亦當稱子矣天子諸侯並是以世子繼父則其辭宜同此包毛伯言之**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補曰士喪禮下篇曰知死者贈知生者賻疑傳賵字亦當為贈荀子曰玩好曰贈也凡傳發例或有連及經外者而觀下注則范本已誤**曰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喪事無求而有賵賻補曰歸為正禮恆事不志歸賵歸含歸襚志者為歸妾母又不及事耳求所以為非正者公羊曰喪事無求益通于下何休曰禮本為有財者制有則送之無則致哀而已不當求求則皇皇傷孝子之心文烝案求者徵求也定元年傳曰請也言使之求賻又非正**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補曰歸為正況諸侯於天子求為非正況天子於諸侯**求之為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補曰得不得非己能主明皆非正如求婦之屬亦是也**交譏之**補曰何休曰譏猶譴也文烝案凡言譏者與非刺意皆相近疏曰交猶俱也指事而書則周魯之非俱見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周之制也春秋所稱曲存魯史之義內稱公而書薨所以自尊其君則不得不略外諸侯書卒以自異也至於既葬雖郕許子男之君皆稱謚而言公各順臣子之辭兩通其義鄭君曰禮雜記上曰君薨赴於佗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曲禮下曰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君薨赴而云不祿者臣子之於君父雖有壽考猶若短折痛傷之至也若赴稱卒是以壽終無哀惜之心非臣子之辭鄭國來赴書以卒者無老無幼皆以成人之稱亦所以相尊敬補曰注天子曰崩十四句本杜預釋例引鄭君者駁五經異義文也見雜記正義大夫曰卒對文別言之卒也壽考曰卒散文通言之卒也二說當兼之八年傳以不名爲未能同盟明同盟皆名諸侯既世國名所以別之公羊言卒從正是也生不得名卒得名者蓋春秋於內爲臨一國之言從大上之例於外則亦臨天下之言也釋例言葬稱謚而言公順臣子之辭者生有五等沒則壹申其臣民之稱公羊言葬從主人是也終春秋書卒者十八國宋衛蔡陳鄭齊晉卒葬兼備大國例也曹許從大國例者也郳薛杞前不葬後葬小國例也宿一見隱篇故亦不葬也滕秦前不葬後葬楚莒吳不葬皆夷狄例也

諸侯日卒正也正謂承嫡補曰宋繆公者宣公之弟

宣公之立繆公蓋時事宜然所以爲正凡自世子適子外或立長庶或以賢或以卜或以弟及或以孫繼諸宜爲君者皆謂之正天子諸侯其制悉同傳之言正者如此注專言承嫡非也諸釋經言正也者謂常理常例而諸侯卒之爲正又兼有嗣立正不正之義故後傳屢言之而注家據以爲說古人文辭僞渾大夫曰卒正也諸侯日卒正也葬時正也何無須分別耳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傳例曰外盟不日石門齊地補曰不日者亦略之注當於前盟密引例張洽曰隱十一年之閒盟而不食言者唯此石門之盟二君終身未嘗相伐案杜預曰來告故書馬驌曰國之大事曰會盟曰朝聘曰征伐曰滅取曰奔逵曰死喪曰弑殺曰災異必有告赴史乃承而書之文烝謂外相朝聘不入例奔逵下當加歸復

癸未葬宋繆公○撰異曰繆本亦作穆左氏作穆案繆者假借字

日葬故也危不得葬也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傳例曰諸侯時葬正也月葬故也日者憂危最甚不得備禮葬也他皆放此徐邈曰文元年傳曰葬曰會言有天子諸侯之使共赴會葬事故凡書葬皆據我

而言葬彼所以不稱宋葬繆公而言葬宋繆公也弔會
之事賵襚之命此常事無所書故但記卒記葬錄魯恩
義之所及則哀其喪而恤其終亦可知矣若存沒隔絕
情禮不交則卒葬無文或有書卒不書葬葢外雖赴卒
而內不會葬無其事則闕其文史策之常也穀梁傳稱
變之不葬有三弑君不葬滅國不葬失德不葬言夫子
脩春秋所改舊史以示義者也弑君之賊天下所當同
誅而諸侯不能治臣子不能討雖葬事是供義何足尊
亾國之君喪事不成則不應書之失德之主無以守位
故沒葬文傳於宋襄公著失民之咎宋共公發非葬之
問言伯姬賢而不答共公不能宏家人之禮然則爲君
者外之不足以全國內之不足以正家皆所謂失德而
終禮宜貶者也於時諸國多失道不可悉去其葬故於
二君示義而大體明矣補曰凡傳言故者皆謂變故俞
櫶引楊係荀子注曰故事變也是也葬具月日知其有
變故不爲正矣而日葬尤爲危不得葬甚於月此所以
爲危文者繆公逐其子將而立其兄子與夷卒致弑逆
其理危也危者危與夷與公羊略同書葬者魯使卑者
往會葬孔穎達曰位賤非卿不合書名故直書其所爲
之事而已盟則云及某盟會則云會某人葬則云葬某
王某公若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叔弓如滕葬滕成
公之類遣卿行者皆書使名也何休曰禮天子七月而

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大夫三月而葬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孔子曰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傳例曰取易辭也伐國不言圍邑言圍邑皆有所見伐國及取邑例時此月者蓋爲下戊申衛君完卒日起也凡例宜時而書月者皆緣下事當日故也日必繼於月故不得不書月事實在先故不得後錄也他皆放此補曰往引易辭例在莊九年傳舊史伐國及取邑皆月內取邑又日君子略之從時例

傳曰

稱傳曰者穀梁子不親受於師而聞之於傳者補曰案全傳稱傳曰者十皆正解春秋之文此益出七十子雜記之書乃皆聞諸夫子者穀梁子直用其成文故特言傳曰以相別當亦聞之於師也春秋繁露稱閔子子貢子夏曾子子石公肩子世子子池之倫皆論春秋或當時諸子皆有書也古書通稱爲傳非必說春秋之專書猶儀禮喪服傳引傳亦非必說喪服之專書也喪服傳稱傳曰者六其一乃在記中篇意記出夫子前傳出七十子後所引舊傳則出七十子與穀梁書相類

言伐言取所惡也

既伐其國又取其土明伐不以罪而貪其利兩書取伐以彰其惡補曰舊傳發經遍例也

謝湜曰伐而戰戰雖有功不若伐而不戰之爲善也況戰而無功者乎伐而入入雖有義不若伐而不入之爲善也況入而無義者乎伐而圖圖雖以直不若伐而不圖之爲善也況圖不以直者乎伐而取取雖以順不若伐而不取之爲善也況取不以順者乎凡書伐於前而書戰入圖取於後皆甚其惡也

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故謹而志之也

春秋之始補曰公羊義同注亦用公羊他處語春秋之始者託始也內外諸取邑史必備交君子於外取邑皆略去其存之者欲以見義外圖邑亦然汪克寬曰隱公以後爭地爭城殺人盈野諸侯城邑得失無常不足悉書故左傳言取地而經不書取者甚多蓋以擅與廢民爲重而土地之攘奪不暇論矣汪氏蓋本陳傅良趙汸說

戊申衛祝吁弑其君完

弑君日與不日從其君正與不正之例也祝吁衛公子○撰異曰戊申汲古閣左氏作庚戊誤也祝左氏公羊作州下同爾雅祝州木古音同也漢石經公羊廢碑十一年傳弑作試字白虎通曰弑者試也欲言臣子殺其君父不敢卒侯閒伺事可稍稍試之陸淳纂例曰殺君公羊皆作弑君案纂例皆本啖趙據此條則啖趙陸所據穀梁左氏無弑字諸弑君皆作殺考之陸德明釋文元年傳音義

曰弑申志反又作殺如字下同此經音義曰弑音試舊作殺注下同昭十三年音義曰凡弑字從式傳本多作殺字左氏此經音義曰弑本又作殺同音試凡弑君之例皆放此然則啖趙陸所據穀梁左氏即陸德明所見又作舊作多作之本也竊意古祇有殺字而上殺下及敵者相殺讀殺短言之下殺上讀殺長言之其字則皆从殳杀聲之字穀梁左氏經傳所用也弑者後出之字从殺省式聲或又假借試字亦式聲公羊經傳所用也凡六藝羣書在公羊前者皆有殺無弑也其參差混亂并公羊中字亦不畫一者皆寫本槧本之失也釋文通部說此二字雖詳未能各從善本唯陸淳獨得之而此字有兩讀無兩字伯沖亦未知之今知必然者宋弑與夷捷晉弑卓皆有及大夫文傳與左傳皆言里克弑二君與一大夫明堂位言魯君臣未嘗相弑其字皆必當作殺者也但以諸弑字相承已久未便輒改姑沿用之而著其說於此完本又作兒字體之異

大夫弑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凡非正嫡則謂之嫌補曰謂非正嗣也嫌疑也疑於君也坊記曰貴不嫌於上鄭君本作慊字云慊或爲嫌王引之曰慊亦嫌字也文烝案凡傳言嫌者猶公羊言當國**弑而代之也**補曰言以嫌代正也昭十三年傳曰取國者稱國以弑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遇例時清衛地及者內爲志焉爾元年與宋人盟于宿故今復尋之八年傳曰不期而會曰遇今日內爲志非不期也然則遇有二義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嫌盟遇禮異故重發以同之文烝案范言有二義非也凡遇皆是不期而會八年傳言之此略耳內爲志者彼來遇我我及之是我爲主矣若是外爲主則當言公遇宋公于清不當言及春秋內書遇四無不言及者益時無外爲主之事或以遇事小於會外爲主則不足書耳遇者志相得也補曰得如得大子適鄖之得相得謂相親說猶史記言相中也易序卦傳曰物相遇而後聚爾雅曰遇逕也見也又曰傳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補曰君將常文皆稱君皆不加言帥師者公羊云書重是也據毛詩序時衛使公孫文仲將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補曰左傳曰秋諸侯復伐鄭言復伐是也復伐而翬會之經文自明故傳不釋翬者何也公子翬也補曰桓三年文字曰羽父其不稱公子何也據莊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稱公子補曰注非也當云據益師彊

稱公子與無侅俠不氏不同貶之也杜預曰外大夫貶皆稱人內大夫貶皆去族稱名記事之體他國可言某人而已之卿佐不得言魯人補曰杜自用左傳說不宜引爲注何爲貶之也與于弑公故貶也補曰與即豫豫預字士昏禮記子有吉我與在古文作豫鄉飲酒以下古文其字皆同論語有天下而不與白虎通作預貶義公羊同謂後年事隊貶於此也案易文言傳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韓非子引子夏曰春秋之記臣殺君子殺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以至矣凡姦者行久而成積積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殺故明主蚤絕之推早辯蚤絕之義可無疑於豫貶之法襄五年以吳抑縉正此之比不可以史法論也史法隨時記事文有常體自不得以後事追正前文矣孔廣森曰單貶之於始仲遂貶之於終皆言乎罪大惡極足以貫其殁世者也傳末句貶字下或增之字誤

九月衛人殺祝吁于濮濮陳地水名補曰孔廣森以爲衛地近今淇縣衛靈公之晉宿濮水上是也季本王夫之江永略同稱人以殺殺有罪也有弑君之罪者則舉國之人皆欲殺

之補曰傳解本經并發過例也人者衆辭下傳言之公羊曰討賊之辭亦衆辭之謂也衆傳稱桓弑隱酉姓不能去無王之道也而屬韶引用禮大司馬放弑其君則發之以爲王得討之衆不得殺之與陳遷鴆說同甚失其義王討之者正致衆欽殺之故也罪非弑遂而稱人以殺則亦孟子所謂國人殺之王制所謂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也孟子言用舍殺三事於殺獨多一句又有祝故曰之文知國人殺之爲古語而傳義不可易矣

呼之挐不書氏族提挐其名而道之也稱曰疏曰徐遐以挐爲舉卽是提挐之稱范則以爲畢挐不具足之辭文悉案墨子經說曰挐有力也引無力也音義曰挐本又作絜注同

失嫌也衆所同疾威力不足以自固失當國之嫌補曰注非也以國氏者嫌文也挐者失嫌之文也所以得失者爲其旣殺

其月謹之也討賊例時也衛人不能卽討祝呼致令出入自蓋故謹其時月所在以著臣子之緩慢也補曰舊史討賊皆月君子故從時例齊人殺無知是也

于濮者譏失賊也譏其不卽討乃令至濮補曰殺於國者亦無知是也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立納人皆篡也大國篡例月小國時補曰左傳曰衛人逆公子晉于

邢注本何休

衛人者衆辭也補曰猶言殷人周人曰義取衆立者不宜立者也嗣子有常位故不言立補曰易稱利建侯左傳載衛之筮曰嗣吉何建建非嗣也故自人言之曰立某知皆不宜立宜立者則自君言之曰公卽位矣依鄭衆周禮注古者立位同字古文經公卽位皆爲卽立傳二解公羊並同晉之名惡也補曰名謂直名爲摯文不言公子惡謂不正其稱人以立之何也補曰據立王子朝稱尹氏得衆也補曰公羊曰衆之所欲立左傳亦曰衆也得衆則是賢也賢則其曰不宜立何也春秋之義諸侯與正而不與賢也雍曰正謂嫡長也夫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立君非以尙賢所以明有統也建儲非以私親所以定名分名分定則賢無亂長之階而自賢之禍塞矣君無嬖幸之由而私愛之道滅矣補曰疏曰言春秋者得衆而言立恐理不相合故廣稱春秋以包之文悉索正者謂世子適子長庶子也賢謂庶子之賢者也無太子適子則立長庶子長幼鈞則立賢賢鈞則卜左傳所稱周制實春秋之義諸侯固然天子亦然不得以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爲難文王乃聖人之權當刱業之世非常例矣又魯自伯禽以來

一生一及而檀弓載孔子言周制立孫謂太子有孫而
死者春秋宋繆公以弟繼兄爲正齊昭公惠公或繼兄
或繼弟皆爲正桓王以孫繼祖爲正晉悼公以君之曾
孫而亦爲正此皆時事之宜不拘立子之限晉悼公之
兄無慧不立衛靈公之兄有惡疾不立則又周制變適
之法也若公羊何休之說有與傳及左氏不同者公羊
元年傳曰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何休曰
子謂左右媵及姪娣之子禮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
無子立左媵[illegible]媵無子立嫡姪娣嫡姪娣無子立右媵
姪娣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質家親親先立娣文
家尊尊先立姪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
尊尊先立孫其雙生也質家据見立先生文家据本意
立後生皆所以防愛爭何氏說頗詳不徧知以左右媵
姪娣之子分貴賤日乃公羊之誤不可用也穀梁於正
不正之謂持之其土此周人繼體之大法春秋經世之
深志法[illegible]賢二句眞子文○姜柄璋曰書立君二衛人
立待不[illegible]於王慨八下之無王也尹氏立王子朝晉不
之問懷[illegible]下之無勒也文烝案此又春秋文外之意

隱補注一　終

春秋隱公經傳第一補注第二

穀梁　范氏集解　鍾文烝詳補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傳例曰公往時正也正謂無危事耳棠魯地補曰公羊曰棠者何濟上之邑也劉敞曰觀社稱如觀魚不稱如內外之辨也諸侯於其竟外可言如竟內不可言如劉說是也左傳以如棠出上史例非經例注引往時例在莊二十三年傳何休曰觀例時○與異曰觀左氏作矢

傳曰常事曰視

視朔之類是

非常曰觀

觀魚之類是補曰此引舊傳文知經文舊非矢字孫覺曰矢言陳也陳魚無義理

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

尸主補曰兼言以起下訓主爾雅文

魚卑者之事也

周禮獻人中士下士補曰中士二人下士四人也傳出經魚字而說之魚即漁漁漁字說文曰漁捕魚也从鱻水漁篆文漁从魚石鼓文鰕鯉處之君子漁之又从魚下寸此經傳作魚字周禮作獻字散字亦作魚字皆一字耳左傳曰觀魚者孔穎達引說文以爲捕魚謂之魚魚者猶言稱者音義云本亦作漁者依石鼓處漁篤韻高誘呂氏春秋淮南子注漁讀如論語之語相語之語周禮音義獻

又音御知此字音與水縣本音異

公觀之非正也補曰非禮即非正

夏四月葬衛桓公月葬故也有祇吁之難故十五月乃葬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前起日例今起月例故重發之文烝案觀其謹月知其有故此故自指祇吁之難桓公葬緩而言而非以月緩葬為故也有故者或亦五月而葬

秋衛師入郕○撰異曰郕公羊作盛汲冢穆天子傳同作**入者內弗受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前起者邑今是國故重發之**郕國也**補曰文與入向相似故言國以別之又以魯有成邑字亦作郕也

將卑師眾曰師書其重者也將卑謂非卿補曰此發全經內外通例與公羊同注上何亦公羊語也有稱師而非將卑師眾者未有將卑師眾而不稱師者故為通例至於將尊師眾內通稱某帥師外則文以後始稱某帥師文以前亦稱師將尊師少內通稱將外則文以後始稱將文以前稱人將卑師少內直書其事外則通稱人皆內外前後有異表可以公羊之例為定棊西親近之矣然則文以前外稱師者其將或尊或卑此之稱師非必將卑傳但舉通例大概言之稱僖二十六年云人微者也亦此意也凡外用兵之

稱四其例大率如此惟如齊桓之稱人稱師晉襄之稱人楚靈之稱師晉趙盾之直稱師直稱將晉宋之別於衛而稱師齊宋之繼公而稱人則皆是特爲變文傳當文一一言之猶有不著於傳者固當推而知矣燕曹虞諸小國無師又無大夫苟非君將則無論將之尊卑師之衆寡皆以稱人爲常楚之先未與中國同文無論君臣亦皆以稱人爲常荊徐吳於越戎狄淮夷無論君臣其常文皆直以號舉此其各有等差又皆與盟會之文相準也中庸曰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春秋之謂乎

九月考仲子之宮失禮宗廟功重者月功輕者時莊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是也補曰何休曰加之者宮廟尊卑共名非配號稱之辭故加之以絶也絶者即傳所謂稷辭**考者何也考者成之也**補曰成之謂宮成而祭以成之也路寢之屬初成則設盛食以成之亦謂之考爾雅逸周書謚法同訓**成之爲夫人也**立其廟世祭之成夫人之禮補曰謂成之爲夫人之宮也孝公之夫人自在孝宮仲子以妾母之宮不繫惠公直言仲子則夫人之宮矣生而加以夫人之稱日用致夫人沒而有夫人之廟曰考仲子之宮皆譏辭也注言立非也說見下**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

公子主其祭也公當奉宗廟故不得自主也公子者長子之弟及妾之子也於子祭於孫止貴賤之序補曰喪服小記曰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鄭君引此傳又小記及雜記妾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中一以上從其昭穆之妾庾蔚之曰妾祖姑無廟爲壇祭之仲子者惠公之母

隱孫而脩之非隱也非責也三年父喪畢不於三年考者又有天王崩至此服竟乃脩之之補曰疏曰此所以書者惠公雖爲君其母惟當惠公之世得祭至隱不合祭之故書以見譏也立者不宜立也不言立者爲庶母築宮得禮之變但不合於隱之世祭之故止譏其考不譏立也文烝案仲子之宮惠公之時所築也隱探父志脩而考之非隱始立之疏非也脩舊曰新新亦變例所當志此重在考自當言考也傳以經無新文故特言脩明此是脩成而考與凡考廟小異注凡訓非爲責者非誹同用畢子經曰譽明美也誹明惡也

初獻六羽羽翟羽舞者所執獻者下奉上之辭作之於廟故言獻補曰玉篇曰獻奉也奉進也上也奏也

初始也遂以爲常補曰公羊爾雅夏小正傳皆同訓猶後世之著爲令也穀梁子曰言穀梁子者非受於師自其意也補曰自著穀梁子者因下有尸子故以相別非必不受諸師也穀梁子得自稱者

猶孟子書自稱孟子莊子書自稱莊子又其先則曾子承夫子之意作孝經自稱曾子

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

夏大也大謂大雉大雉翟雉佾之言列八人爲列又有八列八八六十四人也並執翟雉之羽而舞也天子用八象八風諸公川六降殺以兩也不言六佾者言佾則干在其中明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補曰王引之曰夏蓋五色羽之名也周禮染八秋染夏鄭注曰染夏者染五色謂之夏者其色以夏狄爲飾禹貢曰羽畎夏狄是其總名其類有六曰翬曰搖曰鶅曰甾曰希曰蹲其毛羽五色皆備成章舞羽謂之舞夏則所執羽備五色可知樂記曰五色成文而不亂盖謂此也文烝象注言每佾必八人與馬融王邈禁邕高誘服虔韋昭等同白虎通何休杜預六六四四之說非也宋書傳隆論之不言六佾四句并上釋初及釋獻第一何皆本何休獨奏文樂疏謂徐邈亦同也諸公諸侯者公羊以爲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如公羊說益諸侯包伯子男矣傳及公羊幷下尸子說皆不論大夫士儀禮少牢特牲禮並無樂舞而左傳載衆仲語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非禮之正故劉敞疑之也凡禮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者不殊諸公諸侯其不及大夫士者則諸公異等故如六佾三軍之類皆降於

天子而崇於諸侯

初獻六羽始僭樂矣

下犯上謂之僭補曰何休曰僭齊也下倣上之辭說文曰僭假也

尸子曰

補曰傳稱尸子曰者二漢書藝文志諸子雜家有尸子二十篇班氏自注曰名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鞅死佼逃入蜀又史記孟荀傳曰楚有尸子裴駰引劉向別錄曰今案尸子書晉人也宋翔鳳以爲晉與魯形近而誤魯爲楚誤故史記以爲楚人阮元又疑傳所稱之尸子非即佼或當在佼前

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

言時諸侯僭侈皆用八佾魯於是能自滅厲而始用六穀梁子言其始僭尸子言其始降補曰疏曰凡言初者有二意若尸子所言是復正之初也若初稅畝是譏事之初文烝案如注疏之意六佾但當言近正耳言復正非也廣雅曰厲近也此厲字或當訓近未能用四佾亦不用八佾是始近乎樂范未得厲字之訓爾雅厲作也郭璞引傳爲說亦不可逼王引之不用注疏義以爲厲之言裂也廣雅云裂裁也尸子之意天子諸公諸侯皆以八佾爲正魯用六佾則爲厲譏其不當裁滅而裁滅也○公羊曰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孔廣森曰前此羣公之宮已徧舞八佾今於仲子降一等猶僭諸公春秋內大惡諱僅因其可言者譏始於此然六

羽猶襚八羽羽可知故曰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以至隱此之類也

邾人鄭人伐宋邾主兵故序鄭上補曰此本杜預

螟禮月令曰仲春行夏令則蟲螟為害補曰劉歆說五月行傳螟為贏蟲之孽何休以為煩擾之應**蟲災也**補曰杜預曰蟲食苗心者羅願引漢孔臧蓼蟲賦爰有蠕蟲狀似螟以為螟是無足小青蟲孔廣森曰爾雅食苗心螟食葉蚊食節賊食根蟊經雖書螟者散文通矣**甚則月不甚則時**甚則即盡不及歷月補曰注非也時者七月也災在八九月則甚七月則不甚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杜預曰大夫書卒不書葬葬者自其臣子事非公家所及補曰公子彄孝公子子臧諡曰僖伯杜因左傳有葬卒之加一等語故於此說其義范引之宜在元年益師卒下

隱不爵命大夫補曰其義見下九年傳祭統曰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于大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於其廟是爵命大夫之禮也左傳記衞成公使周歂治壓為卿皆先服卿服公祀先君而傳命之又鄭公成公

卒于鄭稱官命未改孔穎達以爲先君既葬嗣君正位乃得建官命臣晉平公改服脩官烝于曲沃是其事如孔說則仍舊有命者嗣君皆須改命但平公於既葬即位後即烝祭改命非正禮當然正禮在三年喪畢後三年傳所云是也

其曰公子彄何也

據八年無侅卒不稱公子補曰無侅或說是貶又非公子注非也當云據佚不氏

先君之大夫也

隱不成爲君故不爵命大夫公子不爲大夫則不言公子也補曰先君之大夫者言彄爲大夫而氏以公子乃先君之子也凡史書卒者皆在大夫位隱之大夫雖在位而不爵命故史不書其氏而經因之但無侅氏爲展佚亦非公子皆可以不氏見其不命彄之氏則爲公子公子者或爲今君之子或爲先君之子故既爲繫於今君之稱又爲繫於先君之通稱公子彄以先君之子而爲大夫是爲先君之大夫既親且貴今君雖不命之史不得去其氏經亦因之也傳於此言之則明益師亦同於彼發全經日不日之例於此說隱篇稱公子之義互相明也然則彄與益師倘是今君之子固當去其公子之氏而隱必無其事故知無侅佚必非公子翬則爲貶也若自隱篇而外唯翬一貶翬不復貶餘悉以公子書先君之子今君之子初無二例莊二十二年傳稱公子之重視大夫命以執公子是則公子之貴不滅大夫

故雖不爲大夫例所不卒者亦存其公子之號公子慭非大夫公子結公子買公子偃等亦未必皆爲大夫又陳公子招未命爲大夫曹公子手莒公子意恢皆在無大夫之國此類皆稱公子而范謂公子不爲大夫則不言公子倍經反傳後儒多用其語謬矣凡經傳中列國言大夫者皆卿也王制曰諸侯之上大夫卿卿卽上大夫故謂卿爲大夫天子亦以上大夫爲卿故周禮序官有卿有中下大夫則無上大夫矣

宋人伐鄭圍長葛長葛鄭邑圍例時補曰常例言圍者皆圍國何休曰以兵守城曰圍戴曰此爲久不圍故謹而月之耳或解上文日月者爲公子翬卒不爲圍也文烝案舊史圍皆月君子略書時**伐國**

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據莊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不言圍也伐國不言圍邑書其重也補曰公羊曰邑不言圍故何注據伐於餘丘支范襲之也非也末句本襄十二年傳得之此常例

久之也宋以此冬圍之至六年冬乃取之古者師出不踰時重民之命愛民之財乃暴師經年僅而後克無仁隱之心而有貪利之行故圍伐兼舉以明之補曰久之者言春秋以爲久也墨子經日久彌異時也注以重命愛財說不踰時義其說未備詩曰女心悲止征夫歸止毛傳曰室家踰時則思白虎通曰古者師出不

踰時者爲怨思也天道一時生一時養人者天之貴物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伐不踰時**補曰言不越三月也此說正慮明宋不然孔穎達左傳正義據此傳知此行役聘問亦不踰時**戰不逐奔**補曰司馬法曰逐奔不過百步從綏不過三舍**誅不塡服**來服者不復塡厭之補曰王引之曰誅謂殺戮非特塡壓之而已塡讀爲殄謂殄殲之也不殄服猶言不殺降作塡者假借字耳毛詩傳曰塡盡也爾雅曰殄盡也集韻殄或作塡凡從眞從㐱之字多以聲近而通文烝案此言戰誅亦有仁心因論伐幷及之

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制其人民毆其牛馬賊去之後則可還反樹木斬不復生宮室壞不自成故其爲害重也補曰王念孫曰注訓苞爲制非也苞讀爲俘俘取也賈逵國語注曰伐國取人曰俘作苞者假借字耳爾雅曰俘取也漢書晉灼劉德注曰包取也說文捋引取也或作抱凡從包從孚之字多以聲近而通文烝案詩采薇正義引穀梁作拘字僖四年疏亦言拘人民今姑從王說言斬樹木者古者列樹以表道也春秋說題辭曰伐者涉人國內行威有所斬壞依傳義也注論害之輕重本鄭君釋廢疾見疏其實亦不然傳言斬壞謂旣俘毆又斬壞故爲重耳古書釋名義之文多有此例

爾雅釋饑饉荒與傳襄二十四年之文相出入其最著者矣此傳通釋經例卽凡古之侵伐者如易言利用侵伐書言侵于之疆殺伐用張亦大率皆同所謂兵者民之殘於是見之趙匡陸淳駁之斯不然矣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撰異曰輸左氏作渝輸者墮也補曰公羊同詩曰載輸爾載亦是也墮謂敗壞也又昭四年左傳寡君將墮幣焉服虔曰墮輸也則輸與墮可互訓輸又與渝通朱子引秦詛楚文曰變輸盟刺平之爲言以道成也杜預曰和而不盟曰平補曰平成疊韻爲訓公羊爾雅同以道者卽宣十五年傳云反義來輸平者不果成也春秋前魯與鄭平四年翬與宋伐鄭故來絕魯壞前平也補曰孔廣森曰蓋自翬伐鄭後二國未有成今謀與鄭成而不果若所謂平莒及郯莒人不肯者故得以輸平言之歸輸於鄭人者起鄭人不肯也文烝案墮平當有兵事平例稱人故來墮平亦稱人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艾魯地隱行皆不致者明其當讓也補曰艾當云齊地杜預曰凡公行還不書至者皆不告廟也隱不書至謙不敢自同於正君書勞策勳杜意隱無告廟飲至之

事史不書至此即大夫不爵命而不氏之比也范意似謂史書至而經去之經本不正其讓成志之文止可一見不當屢見則知注意非也又此注當移於後文伐邾會中巳下經例凡離會本以不致爲常

秋七月無事書首月不遺時也他皆放此補前年冬圍至今乃得之上有伐鄭圍長葛

冬宋人取長葛言長葛則鄭邑可知故不繫之鄭補曰何休曰不繫鄭舉伐者明因上伐圍取也范注本杜預杜無言字則字末句作故不言鄭也言取者從易辭例兵已經年得爲易者於圍文見難於取文見易互以相明

外取邑不志此其志何也

久之也補曰此與上傳久之合爲一義明經意深疾之故牟妻後又志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叔姬伯姬之娣至此歸者待年於父母之國六年乃歸媵之爲言送也從也不與嫡俱行非禮也親逆例時不親逆例月許慎曰姪娣年十五以上能共事君子可以往二十而御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待詩云韓侯取妻諸娣從之祁祁如雲娣必少於嫡知有未二十而往也補曰衆杜預曰叔姬伯姬之娣也至是歸者待年於父母國不與嫡俱行故書范注本之凡姪娣從嫡而歸書嫡不

書姪娣叔姬爲娣本不得書以不與伯姬俱歸故書此後更無不與嫡俱歸之事者或史文惟此一事或是君子獨存此文將有其末不得不脩其本也許俱十五二十之說與何休同何又云八歲備數也言娣又言媵者姪娣從嫡皆謂之媵與左右媵無異名江有汜之詩序以爲其媵是也貫逹以爲書之者剌紀貴叔姬始未可據注親逆例時二句已見前此處無所取義宜刪去**其不言逆何也**據莊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言逆補曰其事全異不得據也當云據言歸當言逆**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逆者非卿補曰此二句與上二年伯姬歸紀傳莊二十五年伯姬歸杞傳皆同二年以不言使發義微謂君不親逆無足道者謂使也此及莊二十五年以不言逆發義微謂逆者非卿無足道者謂逆也莊二十五年兼爲諸內女見例即成九年伯姬歸宋逆者微之意皆是爲嫡而不言逆之事此則爲娣娣或本不須卿逆明三處之義各不同也方苞曰有履綸之逆而後知叔姬之爲媵是謂二年言逆之文以別乎叔姬特存之說似可遍其實非也

滕侯卒滕侯無名自無名非貶之補曰謂匿其名不通於外耳說在下**少曰世子長**

曰君狄道也其不正者名也

戎狄之道年少之時稱曰世子長立之號曰君其非正長嫡然後有名爾責滕侯用狄道也補曰少曰世子長曰君不以名通於外故曰無名非謂不作名也孟子稱滕文公爲世子又稱滕定公薨世子使然友問孟子趙岐據古紀世本滕國有考公麋其子元公厷疑其即定公文公明滕世子實有名矣有名而不稱其名當時滕用狄道以爲尊世子此滕侯宣成篇滕子是也若不正而爲君者其初固曰公子某告以名通信篇嬰齊之執昭篇以後原亭結虞母是也公羊釋秦伯卒以爲秦用夷禮匿嫡之名當是傳問之諜而所云隱嫡之名正可取證傳義原亭結虞母四君適皆不正似無可疑亦咨後來滕自舍其狄道春秋無文皆以朋之耳此及宣篇正而不日成篇正而日以後不正皆日者滕之卒以前不日後日爲詳略皆從夷狄例不言正不正此宜十八年傳之明文特滕之正不正則望文可知也不名皆不葬者薨君于以其狄道而削之注以長嫡釋正依傳世子之文凡嫡子長庶之等或爲世子通得包之

夏城中丘

城例時中丘魯地

城爲保民爲之也

建國立城邑有定所高下大小存乎王制刺公不脩勤德政更造城以安民補曰立城之始意在保民脩舊可耳左傳子服景伯曰民保於城城保

於德范以安訓保今案國語注曰保持也謂持守之說文曰城以盛民也**民衆城小則益城**

益城無極夫保民以德不以城也如民衆而城小輒益城是無限極也補曰益城者舊有城而廓之舊無城而營之皆是也上注言高下大小者疏引考工記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是其高下也先儒據考工記天子城方九里推之以爲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疏又引左傳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是其大小也雉者公羊及戴禮韓詩說五堵而爲雉雉長四丈高一丈古周禮及左氏說三堵爲雉雉長三丈高一丈**凡城之志**

皆譏也此發凡例施之於城內邑補曰譏者君子所取義以其益城過於王制也史書內城皆是益城脩舊補完有國常事非史所志非經所譏也諸譏城者惟冬城較可義在莊二十九年傳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聘例時聘凡聘皆云使卿執玉帛以相存問補曰聘告云云本杜預今儀禮第八篇備焉其記曰久無事則聘焉若有故則卒聘束帛加書將命周禮大行人大戴禮朝事儀並云諸侯歲相問殷相聘鄭君曰殷中也孔廣森曰中如中一以上之中謂甲聘丙又聘何休曰不言聘公者禮聘受之於大

廟孝子謙不敢以己當之歸美於先君且重賓也傳例凡言其者亦緩辭猶言之弟之兄何休曰公子不言之兄弟言之者敵體辭嫌於尊卑不明故加之以絕之所以正名也

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

禮非始封之君則臣諸父昆弟匹敵之稱人臣不可以敵君故不得以屬通所以遠別貴賤尊君卑臣之義補曰屬謂弟兄之秩次通者自通達於他國也喪服傳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范舉其概耳

其弟云者以其來接於我舉其貴者也

弟是臣之親貴者殊別於凡庶補曰接於我謂接公也疏曰叔肹稱弟傳云賢也此年稱弟傳云舉其貴者則稱弟有二義文烝案傳於段佞夫謂之母弟又昭二十年傳曰其曰兄母兄也足明凡稱弟者皆母弟矣左傳例曰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又曰凡稱弟皆母弟也數語義最明白公羊曰母弟稱弟母兄稱兄例亦同也若非同母皆曰公子宋之辰地是其明徵稱弟實不止二義見莊二十五年

秋公伐邾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補曰書王聘義在後九年傳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凡伯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凡氏伯字上大夫也補曰左傳有公卿之文明亦上大夫國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何也大天子之命也伐一人而同一國尊天子之命補曰凡言伐者皆國也今以伐凡伯為文是一人之辭明大之左傳稱君行師從卿行旅從非謂凡伯雅有一人戎者衛也戎衛者爲其伐天子之使貶而戎之也楚丘衛之邑也夫天子之使過諸侯諸侯當候在疆場膳宰致餼司里授館猶懼不敬今乃執天子之使無禮莫大焉昭十二年晉伐鮮虞傳曰晉狄之也今不曰衛伐凡伯乃變衛爲戎者伐中國之罪輕故稱國以狄晉執天子之使罪重故變衛以戎之補曰疏曰康信云不言夷狄獨言戎者因衛有戎邑故也范意或然文烝案自伐山戎以前戎名皆不別此戎郎衛之戎邑也左氏哀十七年傳以衛莊公登城以望見戎州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買遂曰戎州戎人之邑又公踰于北方入于戎州己氏又公自城上見己氏之妻髮美彼時莊公在帝丘是帝丘北援戎州也帝丘爲漢之東郡濮陽縣鄭志荅張逸問詩楚

宮云楚丘在濟河開延在今東郡界而水經注引京相璠云濮陽城西南十五里有沮丘城六國時沮楚同音卽衛之楚丘是帝丘西南接楚丘也詩稱升彼虛矣以望楚矣虛者漕虛左傳作曹字是楚丘又接曹邑也漢之濮陽今直隸大名府之開州也曹邑爲漢之白馬縣今河南衛輝府之滑縣也開州之西南滑縣之東數十里內乃楚丘所在隋營於濮陽置楚丘縣後改名衛南縣今其廢縣在滑縣東六十里春秋楚丘約略在其處也戎州者蓋南接帝丘而西南附屬楚丘同爲一邑凡伯自晉聘還衛之戎州人攻而執之或未聘時奪之幣而執之若爲直文當言衛伐凡伯于戎衛伐之不可言也戎伐猶可言也故變文言戎伐而貶衛爲戎之義存爲敖傳曰戎者衛也戎衛者爲其伐天子之使貶而戎之也既言我伐故下變言于楚丘故傳又解之曰楚丘衛之邑也言邑者對後文成時爲衛都言之亦明卽戎所屬也杜預云楚丘衛地又云在濟陰成武縣西南是誤爲曹國之楚丘乃左傳襄十年宋享晉侯之地自漢志已失之矣

以歸猶愈乎執也

以一人當一國韓執言以歸皆尊尊之正義春秋之微旨補曰孔廣森引書序以箕子歸明以歸之文非甚賤辭以者不以者也義在哀七年傳愈勝也此執猶云復也在經則執與獲異執者皆是以大執小以强執弱是非兼有之

獲之語意較執爲重不論其大小強弱告以不與之辭書但執不可通言獲而獲可通言古人之爲文辭固多通言以便文故此傳以執爲獲也此既諱獲猶不名者王臣非諸侯比也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垂衛地補曰左傳以爲犬丘王夫之曰宋地漢之敬丘也睢陽有猚水字从犬而音同垂

不期而會曰遇

補曰曲禮曰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郤地曰會孔穎達正義謂未至所期之日及非所期之地而忽相見則並用遇禮相接既及期又至所期之地則行會禮然則傳所請不期有二一是日期一是地期

遇者志相得也

補曰重發傳者嫌內外異故也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邴

凡有所歸例時邴鄭邑補曰此請以邴易許也凡田邑實我取言取實彼歸言歸皆史文之舊也月者爲下入日疏曰一解以擅易天子田故謹而月之○撰異曰邴左氏作祊下同案古祊柄仿倆皆同字

名宛所以貶鄭伯惡與地也

去其族惡擅易天子邑補曰謂惡鄭伯也凡歸田邑之屬稱人者皆是卑者非大夫此不稱鄭人明宛是大夫大夫當氏今直名不氏明惡鄭伯而貶之猶云病公子所以識乎公也公羊以宛爲微者非也

庚寅我入邴
徐邈曰入承鄭歸邴下嫌內外文不別故著我以明之補曰徐說得之此亦是直書其事文承來歸則非卑者文也傳例書來者皆接公之文明得承上題公矣崔子方曰見鄭伯雖來歸之而未定於我待我入然後定也

入者內弗受也
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嫌易田與兵入異故重發以明之

日入惡入者也
補曰謹日以惡之今音讀去聲字也惡下入字各本脫今依唐石經十行本俞皋集傳釋義本李廉會通本補正

邴者鄭伯所受命於天子而祭泰山之邑也
王室微弱無復方岳之會諸侯驕慢亦廢朝覲之事故鄭以湯沐之邑易魯朝宿之田也諸侯有大功盛德於王室者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沐浴之邑所以供祭祀也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若此有賜邑其餘則否許慎曰若令諸侯京師之地皆有朝宿之邑周有千八百諸侯盡京師之地不足以容不合事理補曰以邑易魯者杜預謂各從本國所近之宜也注言湯沐公羊文言沐浴何休注文引許慎者五經異義駁公羊說也見王制正義傳也字各本脫今依唐石經十行本呂本中集解本俞皋集傳釋義本補正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諸侯日卒正也
補曰疏曰重發之者宋公起例

之始蔡侯嫌爵異故重發以明之舉此二者足以包宿男故宿男不復發傳

辛亥宿男卒補曰宿亦書日則日正不日不正之例兼施於小國明矣宿微國也補曰明與元年盟地異未能同盟故男卒也補曰男卒謂不名薛伯杞子四秦伯同義也未能同盟所以不名者以其情疏而不親彼既赴我則但略記其卒雖知其名不欲詳之也若然秦康公共公亦未同盟得書名者彼時秦與魯稍親故與桓公景公哀公惠公異也自餘中國諸侯及吳楚君亦多有未同盟而名者皆以情親故也傳以盟是國之重事言同盟未同盟足見諸國交好之合雖當時恩義之厚薄要是大概言之不得膠執同盟二字據也經以雖傳而實失傳意也不書名爲未同盟左傳亦同但左氏於滕侯卒發例云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又於杞子卒發例云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此二條皆不可通於穀梁據雜記赴辭曰寡君不祿則諸侯赴於諸侯未必名趙匡所疑是也凡不名者蓋皆因史之舊宿薛杞不葬者或魯不會或史以微國而略之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宋序齊上王爵也瓦屋周地補曰杜

預曰齊侯尊宋使主會社是也此亦齊僖小伯之事

外盟不日此其日何也

據僖十九年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不日補曰凡外盟史皆書日君子略之

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謹而日之也

世道交喪盟詛滋彰非可以經世軌訓故存日以記惡蓋春秋之始也補曰曲禮曰離坐離立毋往參焉兩謂之離三謂之參三以上皆爲參王元杰曰前猶兩國交盟今三國合之黨盟致列國同盟矣前此會盟各於其竟今在王畿致翟泉抗盟矣

誥誓不及五帝

五帝謂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也誥誓尚書六誓七誥是其遺文五帝之世道化淳備不須誥誓而信自著補曰尚書大傳言六誓五誥謂甘誓湯誓大誓牧誓費誓秦誓大誥康誥酒誥召誥雒誥也范言七誥蓋并梓材康王之誥數之疏不數梓材數湯誥此枚氏古文新增之篇若數湯誥又當數仲虺之誥當云八誥知疏說非矣范數五帝大戴禮五帝德世本帝繫史記五帝本紀白虎通說也白虎通數三皇於伏羲神農外有燧人或云祝融鄭君中侯注依運斗樞以女媧而軒轅少昊高陽高辛陶唐有虞六代爲五帝宋氏尚書傳序皇甫謐帝王世紀則以犧農黃帝爲三皇少昊至舜爲五帝是皆以五帝應有少昊今案五帝德乃夫子荅宰我語弋

谷遵異啓語展禽曰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脩之中間不言少昊祭法亦同則五帝無少昊甚明又檢大戴禮帝繫及晉語黃帝之子有兩青陽先儒說己姓之青陽即少皞清名摯亦作質爲帝嗣金天氏者也姬姓之青陽即元囂降居泜水爲諸侯者也或恐青陽唯一人後稱少皞金天氏而實不爲帝賊逆周書嘗麥曰乃命少昊清司馬鳥師而山海經稱少昊之國先儒亦頗疑之

盟詛不及三王

三王謂夏殷周也夏后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盟津之會衆所歸信不盟詛也補曰曲禮曰涖牲曰盟鄭君曰坎用牲臨而讀其盟書左傳曰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杜預曰詛以禍福之言相要陽虎盟季桓子又盟公及三桓盟國人皆盟而復詛先儒以爲詛小於盟盟者盟將來詛者詛往過也凡盟書所以告上下庶神詛亦告神事略相類注夏后三句并下齊桓二句皆昭四年左傳文彼文夏后作夏啓會作誓又云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也周禮司盟之官邦國有疑會同則用盟又有詛法其文屢見毛詩傳據之許慎異義及鄭君並據之謂當從左氏說於禮得盟今案傳云不及三王三王禹湯文武也或欲通此傳於周禮謂司盟起周公周公制禮正是王制不得謂在三王之外左氏所論但據時事謂爲周法實屬可

疑竊意今之周禮未必無周公舊制而既周改作漢初采集眷當有之先儒之辯論多矣而趙匡言盟誓不必在周季世皆有之聖人豈先立此官張子言周禮盟詛之屬必非周公之意所見皆尤確也若夫覲禮設方明以依神本不言盟國語叔向云成王盟諸侯于岐陽與左傳椒舉言蒐顯然不同而內外傳展禽之言或云成王勞周公大公而賜之盟或云王命之曰質之以犧牲齋謂皆未可據也夫自少皞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糅成瀆齊盟顓頊受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其後苗民弗靈詛盟罔信堯復育重黎之後使復典之三王脩堯舜之道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禮無盟詛末世有黎苗之德不微於人而徵於鬼故幽王爲大室之盟而小雅言屢盟出詛矣

交質子不及二伯

二伯謂齊桓晉文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諸侯率服不質任也補曰質贄也說文解贄字曰以物質錢解質字曰以物相贄此猶今人之抵押也據左傳春秋之初有交質子至二伯乃不用與上句不及同意周代唯有二伯合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爲五伯凡言周有五伯者蓋非古義應劭風俗通及趙鵬飛家鉉翁趙汸辯之明矣詰誓交質子因論盟詛并及之以參盟甚於特盟經特謹日故於此發傳荀子書有此三句正述傳文孔穎達於晉古文書大禹謨正義以此文爲妄

且謂穀梁傳漢初始作其誣甚矣

八月葬蔡宣公月葬故也補曰重發傳者衛桓葬緩此三月而葬速嫌異故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包來包來宋邑補曰杜預曰浮來紀邑○撰異曰包左氏作浮聲近字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公稱人衆辭可言及人若舉國之人皆盟也不可言公及大夫如以大夫敵公故也補曰言公及大夫謂既言公又言大夫氏名也莒本無大夫此論經盟會通例耳非謂盟者非公莒得有不氏名也內與外特盟以其無大夫故從以公會人之例不從齊高傒之例稱氏名而沒公也稱氏名不可稱人則可者當如注衆辭義又以人是微者微者不嫌敵公猶周公制禮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士去君遠不嫌其僭也君與羣臣燕不以公卿為賓而以大夫為賓使宰夫為獻主公與族燕則異姓為賓膳宰為主人皆以位卑不嫌其偪也杜預亦有見於此而孫覺嘗論之

冬十有二月無侅卒無侅之名補曰謂直名不氏未有聞焉未聞者不

知爲是隱之不爵大夫爲是有罪貶去氏族穀梁子不受之於師故曰未有聞焉補曰非不受之於師師已疑之如下所云

或曰隱不爵大夫也若俠卒是**或說曰故貶之也**若無駭帥師入極是補曰疏曰後或曰是也不日則惡可知矣文烝案如前說則本不當稱氏如後說則本當稱氏貶去之耳傳於入極已發貶義不定從後說者蓋以無駭非公子即不貶入亦當不氏與益師及彊不同故以隱不爵之義列於前序經意依違之也貶義已見當從前說其惡則自於不日見之王引之曰說字蓋衍文故字亦衍文蓋涉上四年傳而衍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南氏姓也南季天子之上大夫氏以爲姓也所以別姓者經有王季子來聘祭伯來王祭皆非姓也嫌與同故別之也補曰注非也姬姜等是姓祭尹武凡南等是采邑即是氏姓凡氏皆姓也氏姓與桓二年字謚意略同惠棟以爲南季者文王子南季載之後也白虎通引詩傳文王十子末曰南季載南與周公之周及諸叔管蔡曹成霍康皆地名也左傳列文傳謂之聃季史記作冉季南聃冉三字並同史公謂冉季載後世無所見未之考耳文烝案國語富辰曰聃由鄭姬蓋聃由娶鄭女

而必又當在此後數十年間也注言
上大夫其實或上或中無以言之
季字也
季云字者明命爲大
夫不以名通也補曰元年傳曰儀字也父猶傳也男子
之美稱也以釋某父之爲字也此傳曰季字也以釋伯
仲叔季之亦爲字也周人稱字之法見儀禮記儀禮
士冠禮賓字冠者曰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禮記檀
弓曰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鄭君解某甫
謂如宋孔甫及孔子爲尼甫之類賈公彥孔穎達並據
禮緯質家積仲文家積叔兄弟不止四人則唯末者稱
季但賈謂周於二十造字時權稱伯仲其實未呼至五
十乃加而呼之若孔子始冠但字尼甫至五十乃稱仲
尼是也孔謂二十時雖云伯仲皆配某甫而言至五十
則捨其某字直呼伯仲二說不同朱子疑孔說爲是段
玉裁從賈說以爲伯仲叔季定於天冠時必連舉之而
不以爲五十前之常稱但稱某甫至五十乃稱伯某甫
又曰某甫者儀禮禮記公羊注所謂且字也且稱者承藉
於下之辭凡冠而字祇有一字必五十而後以伯仲故
下一字所以承藉伯仲也言伯某仲某是稱其字單言
某甫是稱其且字且字之說儀禮禮記注各四見公羊
注三見士喪父某甫士虞皇祖某甫少牢皇祖伯某曲
禮天王某甫雜記陽童某甫四某甫一某皆爲且字檀
弓尼甫爲且字桓四年宰渠伯糾糾爲且字宣十五年

王札子札爲冠且字定四年劉卷卷爲且字文烝案賈孔二說各有理段氏解且字亦極詳明何休注解伯料可從解札卷皆不可從總之古之制禮二十而冠四十而仕五十而后爵位隨年異稱謂斯殊迨周衰禮變多有未五十四十未冠而命爲大夫者而謂其稱謂之辭悉準舊時期限事必不然也且春秋諸文如邾儀父如宋之孔父則稱某父如祭伯凡伯南季任叔榮叔祭叔毛伯召伯王季子如蔡叔許叔蔡季紀季蕭叔如叔內之單伯夷伯公子季友公弟叔肸鄭之祭仲陳之女叔原仲則又直稱伯仲叔季如渠伯糾叔服則又稱伯某叔某如宋之山則又直稱某如家父則又直稱父詩有程伯休父國語有樊仲山父左傳有內史叔興父連稱伯某父仲某父叔某父經則無所見又經文宋子哀爲疑義而王人子突則何休鄭君皆以爲字書傳中以字繫子者亦多凡此六科參差岐異今說經傳但通其可通者未敢妄生枝蔓矣又據經及他書似凡伯召伯毛伯及單伯皆世稱伯任叔榮叔皆世稱叔南季世稱季家父世稱父亦未知何說也

聘問也

補曰聘與問對文則大聘曰聘小聘曰問其實聘亦是存問之義爾雅荀子毛詩傳皆同也

聘諸侯非正

也

周禮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規以除邦國之慝閒問以論諸侯之志歸賑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

之喜致論以補諸侯之災許慎曰禮臣病君親問之天
子有下聘之義傳曰聘諸侯非正甯所未詳補曰注首
周禮下有天子二字大謬今則之許氏異義以公羊說
天子無下聘義引周禮斷之加此見王制正義傳與公
羊說同故范疑傳不合周禮其賓非不合也衆周禮大
行人大戴禮朝事儀皆先言春朝秋覲夏宗冬遇時會
殷同鄭君曰此六事者以王見諸侯爲文交言時聘殷
覲鄭曰此二事者亦以王見諸侯之臣使來者爲文又
次言閒問歸賑賀慶致禬鄭曰此四者王使臣於諸侯
之禮也以此覲之時聘是諸侯聘天子故墨子說詩云
古者諸侯春秋朝聘天子毛詩傳亦云文王率諸侯朝
聘乎紂是也閒問是天子問諸侯猶諸侯使人於諸侯
曰聘使人於大夫則曰問與小聘同名故聘禮曰賓皮
弁聘又曰賓朝服問卿是也是故上之於下有問無聘
分異而禮殊禮殊而名別王室既卑諸侯遂進於是變
問爲聘益自夷王以降東遷以來廢矣君子學文武之
道垂憲章之書因史成文明經大義諸書王聘皆見非
正故殺繁子承師說言之而公羊家因之此正可與大
行人朝事儀文相證而說者譔解時聘之句轉生疑難
推杜謂萬斯大能考而辨之其識卓矣大氏經文皆據
周典爲義故傳諸所陳制度及凡言古言禮言正者亦
皆依周制言之以今之周禮五儀合諸傳雖若豐詛征

税之法祭祀田獵之文此類頗爲乖異自餘則可取證者多也古書莫詳核於周禮莫博麗於左傳國語學者愼擇之而已凡朝聘之道多端此傳曰聘諸侯非正也後傳曰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正也足明諸侯朝聘於王及其自相聘俱是正矣蕭穎士曰

於穀梁師其簡當於此類觀之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補曰大雨水而震電也雨依今音讀上聲與下雨異左傳以爲霖雨自三日以往書金縢言天大雷電以風天乃雨反風春秋不言天不敢斥尊也地震則言之尊親之義

震雷也電霆也補曰段玉裁曰詩十月之交言震電采芑雲漢常武言雷霆震雷一也電霆一也義霆電不別許叔重造說文始分析言之曰靁陰陽薄動生物者也霆靁餘聲鈴鈴所以挺出萬物電陰陽激耀也震劈歷振物者許意統言之謂之靁自其振物言之謂之震自其餘聲言之謂之霆自其光耀言之謂之電王引之曰古號云電即雷之光霆者霹靂之別名分電霆爲二非也古言霆有二義一爲霹靂之別名爾雅云疾雷爲霆是也一爲電之別名此傳云電霆也是也開元占經電占引京房語皆以霆爲電則謂電爲霆西漢猶有此語文烝案淮南子曰疾雷不及塞耳疾霆不暇掩目亦謂電爲霆又曰天之偏氣怒者爲風地之含氣和者

爲雨陰陽相薄感而爲雷激而爲霆亂而爲霧陽氣勝則散而爲雨露陰氣勝則凝而爲霜雪大唐郊祀錄太平御覽並引陰陽相薄三句以爲穀梁傳而郊祀錄霆作電字汪日楨語予此傳逸文予謂此非逸文蓋王涇及編御覽者誤記或誤據他類書否則當爲穀梁外傳穀梁章句等書中語與新語說苑漢書白虎通後漢書注所引同並見後

庚辰大雨雪補曰孔穎達曰不直書大雪與大水異者水見其在地之多故不言大雨水雪見其自上而下故言大雨雪其大雨雹亦同

志疏數也補曰疏曰謂災有遠近也遠者爲疏近者爲數文烝案爾雅曰數疾也廣雅曰疏遲也高誘淮南子注並同此以數而謹日下申言之劉向湊論日食曰異有小大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以斷疑也

八日之間再有大變陰陽錯行故謹而日之也劉向云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雷電既以出見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也雷電陽也雨雪陰也雷出非其時者是陽不能閉陰陰氣縱逸而將爲害也補曰壘子經說曰閒謂夾者也變猶異也災異之事陰陽而已傳特揭之爲諸災異括例錯亂也史於二事錄日當亦如傳所說而傳則雖論經也劉子

下一句作夫何言哉[illegible]論語

政推陰陽之占明纂弑之兆孔廣森申之曰易中孚傳雷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强從解起推是年三月癸酉猶在漸泰之氣雷已發聲臣强之甚蓋輩驕蹇將弑君徵也陽氣既不以時出八日之閒陰氣又旋育之而成雪盛陰屬甚臣有作威之象也孔又引惠士奇曰吳孫亮太平二年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雪大寒雨日之閒一雷一雪晉安帝義熙六年正月丙寅雷又雪并在一日之中亮竟破廢安恭二帝皆强臣劉裕弑之與隱公同占也文烝竊謂惠孔所言足禪劉義但此等之學未審傳意如何案傳於蝝生曰非稅畝之災也又於梁山崩稱韓者之言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塹之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又於宋衛陳鄭災稱子產之言曰天者神子惡知之是人也同日為四國災也自餘諸災異皆不言某災由某事所致亦不言某異為某事之兆觀傳所言與其所不言足明有國家者宜兢兢於人事而不宜屑屑於天意宜有堯舜洚水警余之心而不宜為瞽史某曰有災之說蓋春秋之教本是如此故曰子不語怪神子罕言命又曰夫子之言天道不可得聞而及其言天則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夫何言哉備易言切近如此而已鄉君說論語說天道為七政變動之占而苟子引傳曰萬物之怪書不說雅南子曰孔子作春秋不道鬼神史記天官書曰孔子

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重規疊矩相為發明是則天文五行諸占有其說而不說之驗也高閎引商書高宗雊雉之變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不言其吉凶禍福惟正厥事明春秋之旨亦不異也穀梁子為經作傳悉本夫子之意公羊異流而同源故其傳自生以外皆直曰記災記異別無他說與穀梁正同若左傳則雜采當時之言而意無專主自是史家之學異乎孔門所傳孔穎達詩小雅及左傳正義說士文伯論日食曰神道可以助教不可專以為教神之則惑眾去之則害宜故其言若有若無其事若信若不信期於大通而已此讀左傳者所不可不知矣自漢孝武時董仲舒說公羊於災異百餘事一一推言其應而何休體之劉向治穀梁傳以洪範其說時有出入劉歆又自以其意附合左氏所見於漢書五行志者頗蕪岐謬大約如史通內外篇今讖范解多采劉向語佐以他書擇之頗嚴說皆近理愚復略有稱引附見其閒聊以蒐取舊聞志其大者遠者或亦不背傳意而終未敢信也

雨月志正也

雨得其時則月補曰疏曰僖三年六月雨是也文悉案傳明雨得正則不日上大雨為霖審矣霖自癸酉始至庚辰而轉為雪五行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恆雨說曰上慢下暴則陰氣勝故其罰常雨也

俠卒○撰異曰俠左氏作挾案漢書俠陛顏注同挾**俠者所俠也**俠名也所其氏補曰疏曰徐邈引尹更始云所者俠之氏今范亦云所其氏則所者是俠之氏族糜信以爲所非氏所謂斥也文烝案糜氏之意所者斥言爲某氏之辭猶言某俠也疑糜說是莊三年解溺爲公子溺是魯八相傳云爾俠別有氏魯人失之**弗大夫者隱不爵大夫也**俠不命爲大夫故不氏補曰弗大夫謂直名不氏也隱不爵命故雖居大夫位書卒而不氏足明無侅亦同矣不爵命而不氏與列國卑者以國氏略相類諸小國無命大夫者欲目其人則直名亦其比也桓與隱異而柔亦不氏者柔出會時未命非終不命若書其卒則必氏也公子慭臧孫紇非大夫得氏者公子之重視大夫紇之祖父又本世大夫又皆例所不卒以出奔特書故稱氏無所嫌也**隱之不爵大夫何也曰不成爲君也**明將立桓補曰不自成爲君也猶云不取爲公

夏城郎郎魯邑補曰方苞曰據左傳元年費伯已帥師城之至是始書必前此城制猶未備也文烝案此亦舊有城而益城之證

秋七月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四時不具不成年也補曰不於六年發傳者傳及左傳皆周人書其體例無所拘限桓元年又多二句公羊曰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何休曰過歷也歷一時無事則書其始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防魯地也補曰近齊撰異曰防公羊作邴○會者外爲主焉爾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嫌華戎異故也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隱行自此皆月者天告雷雨之異以見篡弒之禍而不知戒懼反更數會故危之補曰往月例在定八年傳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翬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世貶之補曰此本公羊何焯曰加貶於隱一代之中使人因而推得其故所謂微而顯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敗例日與不日皆與戰同菅宋地內不言戰補曰別內於外故不言戰而以戰爲敗文此蓋經改舊史以立例舉其大者也戰然後敗故敗大於

戰補曰明內所以不言戰也大猶重也敗重於戰言敗則戰可知故舉重而書可損去舊文也此事與莊十一年同書日義於彼傳發之

辛未取郜補曰孔廣森曰郜本郜子國宋滅郜郜有其地今爲魯取**辛巳取防**補曰於是魯有二防防邑近齊者爲東防此爲西防**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據僖三十三年伐邾取訾樓不日補曰凡內取邑史皆日君子略之**不正其乘敗人而深爲利取二邑故謹而日之也**禮不重傷戰不逐北公敗宋師于菅復取其二邑貪利不仁故謹其日補曰乘猶因也胡瑗以爲十一日之閒取其二邑不日則其實不明程端學引陳岳說甚謬取二邑唐石經磨改作又取二邑

秋宋人衛人入鄭

宋人蔡人衛人伐載鄭伯伐取之凡書取國皆滅也變滅言取明其易補曰伐取之殺之用之剌之凡句末言之者皆緩辭例與日有食之亦同也何休曰不月者移惡上三國何非也既不言

滅則從伐例故略之○撰異曰載本或作戴左氏作𢦔唐石經左氏磨改及音義亦作載案釋名載戴也戴載相也孔穎達曰地理志云梁國甾縣故載國古甾載聲相近故鄭詩箋讀俶載爲熾甾文烝案載國字說文字林皆作𢦔

不正其因人之力而易取之故主其事也三國伐𢦔自足以制之鄭伯不能矜人之危而反與共伐故獨書鄭伯伐取之以首其惡其實四國共取之補曰注言四國共取不可通也因人之力而易取之者解經言取之也主其事者謂取之之上加言伐也因人之力所以爲易取者易辟取之云者因人力而易取之之辟因人易取是爲蒙上之文不爲特主其事令加言伐明欲爲主事之文也加伐所以爲主事者如三國言伐載而鄭伯言取載與徐人取舒同文則三國爲主事鄭伯亦爲主事直言取之但爲蒙上不爲主事今言伐取之則是旣爲蒙上又爲主事也必主之者鄭伯因人之力全無仁心反得詐兼弱攻昧之義罪甚三國不正其如此故三國旣主之鄭伯又主之也不蒙乎上無以若其因人之實不主其事無以見因人之爲不正是故戰不言伐聞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而取特言伐焉所謂其義則閑竊取之者也如此之屬必是改舊史之文也家鉉翁曰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此春秋初年用

法之意也若鄭莊宋殤者可以當此刑矣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撰異曰郕公羊作盛 入者內弗受也

日入惡入者也 補曰重發傳者前日入是易田今是兵入 郕國也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補曰朝者白虎通謂用朝時見也傳曰諸侯相見曰朝何休曰不言朝公者禮朝受之於大廟與聘同義疏曰十是盈日數更以奇從盈故言有欲見一者非十中之物也孔穎達引千寶同

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正也 事謂巡守崩葬兵革之事補曰周禮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大戴禮朝事儀曰使諸侯世相朝交歲相問殷相聘

考禮脩德所以尊天子也 補曰禮器曰禮也者猶體也祭義仲尼燕居並以爲鄉飲酒義曰德也者得於身也王制曰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朝事儀曰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崇天子左傳曰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又朝事儀曰諸侯相朝之禮各執其圭瑞服其服乘其輅建其旌旂施其樊纓從其貳車委積之以其牢禮之數君使大夫迎于境卿勞于道君親郊勞致館及將幣之拜迎于大門外而

廟受北面拜貺君親致雍既還圭饗食致贈郊送所以相與習禮樂也諸侯相與習禮樂則德行脩而不流也

諸侯來朝時正也朝宜以時故書時則正也補曰謂正例不月注非**犆言同時也**犆言謂別言也若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同時來不俱至補曰音義曰犆獨也本或作特**累數皆至也**累數總言之也若滕侯薛侯來朝同時俱至補曰累積也數計也目也皆至於魯魯則先後受之劉敞葉夢得等以爲旅見非也○陳則通曰來朝皆小國也畏大國不獲已是以來也鄭人曰曹畏宋邾畏魯也宋人曰滕薛郳吾役也晉人曰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不寧惟是繒畏邾也杞畏莒也杞畏齊也鄫提宋也邾畏果也穀鄧畏楚也介葛牟畏東夷也春秋錄之悲其無以自存依人以爲安亦幸其猶未亾也春秋之末諸侯垂盡視昔日來朝者獨有區區之滕耳

夏五月公會鄭伯于時來時來鄭地○撰異曰左氏無五月張壽恭疑其脫時來公羊作祁黎左經與此同傳作郲案時來祁黎古音皆同後如曲池國蛇之類放此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補曰劉敞曰伐宋敗宋取郜取防朝滕薛入許

隱之所以弒也德薄而多大功慮淺而數得意也倘其四竟之禍反在內可不哀與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也○撰異曰許國字說文作慤史記鄭世家有鄭字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補曰內君皆不名者國所獨尊從大上之例十二公雖莊見名書閔不葬并不見謚故史家之學別有世本譜謀之書矣左傳周史學而此類則從略故隱桓閔文宣成襄哀之名亦皆不著

公薨不地故也不地不書路寢之比補曰魯史之法備用王禮王無弒時史無書道故明堂位曰魯王禮也君臣未嘗相弒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觀於晉史之書趙盾齊史之書崔杅則足以明體例之異焉君子作春秋以當王法因其舊制更立新例弒逆大禍則不忍地本不地者乃又不日觀其有異文知其有變故矣鄭玉曰常事直書義自見大事變文義始明方苞曰春秋之特文皆所以發疑事雖變而義非隱無所用特文也惟事變而義隱然後疑特文以揭之文異然後疑生疑生然後義見范言路寢之比者以桓公在外則地也

隱之不忍地也隱猶痛也補曰何休曰不忍言其僵尸之處○桓公與公子單弒隱公傳不如左氏公羊明言其事但於前後聘見之傳似此者多矣以內之大事言之加次

姜齊襄之殺桓公哀姜慶父之賊般閔季子之討慶父宣公仲遂之殺惡視意如之出昭公陽虎之竊國寶左氏載其事甚詳公羊亦明述其事獨此傳於經各當文下既不一言其發傳於他處者亦皆隱約其辭而無紀餘事迹之語若此者何也傳之釋經主於明義義明則止也經文書法簡婉深微其實經之當文及前後文未嘗無以見之故傳亦於當文前後文明其義所見而止不復敘述事迹也全傳十一卷義最該密而文或簡略季子之鴆叔牙叔彭生之死歸父之遣與夫宋宣繆之讓國殤閔之被弒孔父仇牧之死難華元之平楚陳袁濤塗之誤齊桓晉荀息之死難齊豎刁易牙之爭權逢丑父之救君陳乞之迎陽生衛叔武之被殺甯殖之命子鄭弦高之犒秦師楚莊王之赦鄭靈王之經死左氏公羊皆有明文傳絕無之又公羊載曹子之劫齊桓孔子之行乎季孫曹羈之諫君齊高子之城魯傳亦絕無之又公羊解經有衛石碏鄭高克楚子玉得臣晉先軫曹公子喜時等姓氏名字傳皆不具夫此數十事者公羊高尙能得之於師則穀梁子尤當知之今皆闕約其辭或沒而不說是其好從簡略矣然則內事如獲莒挐敗臧叔肸卒叔倪卒至自頰谷外事如滅夏陽盟召陵盟葵丘殺里克滅黃戰殽敗殺殺陽處父弒夷皋殺泄冶戰鞌盟爰婁梁山崩宋災伯姬卒殺慶封宋衛陳鄭

燹弑買啗乾侯戰伯舉入楚歸服會黃池此二十七傳者何以述事獨詳蓋作書時意有所到偶然詳之或以當時習知其事習聞其義因備述於傳如滅夏陽一條則戰國策號謂趙王論晉人伐號之事春秋罪虞之義可相從也桓譚謂穀梁之書殘略多所遺失是謂傳所不載者並是不知其事豈其然乎

其不言葬何也君弑賊不討不書葬補曰此內外所同亦經之新例**以罪下也**責臣子也補曰公羊曰以為無臣子也又曰子沈子曰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為不繫乎臣子也

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無正謂不書正月補曰不自正謂不自正為君公羊曰隱將讓乎桓故不有其正月也此傳以為不自正明讓桓是不正之事君子取義如此也或疑十年中正月適無事日食適是厤誤故得移晦入朔改正為二又朝聘會遇觀魚輸平等適皆在時例耳否則亦必有正十年中或有竟春無事者又必有正此皆疑非所疑也今已無正故經因就無正起義義隨文變無意無必

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明隱宜立補曰正隱謂正隱之為君也既以無正取義於不自正故元年之正又取正隱之義傳與元年傳謹始之意相因相足見經義之深遠也劉向說苑曰春秋之義有正春

者無亂秋有正君君者無危國是故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謂隱元年也築隱二年入向入極三年日食四年伐鄭五五年螟六年輸平七年伐邾八年入邴螟九年震電大雪十年伐宋敗宋取郜取防十一年入入許此皆兵戎災異之事而皆在無正之歲元年有正則恐無之故曰有正春者無亂秋也隱不自正爲君故身弒而統絕正其爲君則能終享其國子孫保之故曰有正君者無危國也此爲建本立始開卷之首義蓋穀梁家相承之說而公羊學者因之遂謂春秋有五始矣

隱補注二終

大千三百廿九字
小萬六千二百五十七字
眉注卌八字